

民間到隊伍

王嘯平著



回到人民隊伍

王嘯平著

回到人民隊伍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版

· 劇作者 ·

王 嘯 平

出版者 新華書店

上海四川北路新鄉路一號

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

上海福生路二七號

1-8000(S1)

0230

有 · 版 · 權

- 人物** **陳英德** 廿六歲。本是個善良的莊稼人，給抽了當了五年兵，漸漸的忘掉了自己的來歷，染上一點流氓氣。到解放軍後，才慢慢的記起了自己『原來是個老百姓』。（簡稱陳）
- 張永標** 廿歲。會上過兩三年學校，也是被抽了的，在人民解放戰爭中獲解放。（簡稱張）
- 錢兆勇** 廿八歲。也是解放戰士。（簡稱錢）
- 汪金生** 廿五歲。解放區農民，任副班長。（簡稱汪）
- 王來發** 廿七歲。翻身農民，自動參軍。（簡稱王）
- 郭竹明** 廿四歲。解放軍老戰士，任正班長。（簡稱郭）
- 李如林** 被解放軍所俘的『國軍』。（簡稱李）
- 馬二虎** 卅五六歲的解放區農民，隨軍的常備民工。（簡稱虎）
- 馬大娘** 卅二三歲。虎妻。（簡稱娘）
- 馬小毛** 十四歲。解放區的新兒童，虎子。（簡稱毛）
- 指導員** 解放軍。（簡稱指）
- 趙連長** 蔣軍。（簡稱連）
- 排長** 蔣軍。（簡稱排）
- 衛兵** 蔣軍。（簡稱衛）
- 黃金川** 蔣軍戰士。（簡稱黃）
- 劉忠源** 蔣軍戰士。（簡稱劉）
- 老高** 支前民工。（簡稱高）
- 俘虜若干。**
- 時間** 一九四七年春，蔣匪以六十旅的兵力，圍圍包圍魯中解放區，所謂『重點進攻』的時期。

原书空白页

第一幕

第一場

地點 在解放軍已勝利地殲敵的某次戰鬥之後，一個靠近戰地的村莊。

佈景 馬二虎家裏。敵人佔領時，把房子蹂躪得一塌糊塗，屋裏亂七八糟。

靠近裏門的門口，有一大堆草。

幕開的時候，台上沒有人。一會兒，從那堆草裏，慢慢地鑽出一個人來，穿着破爛的蔣軍軍裝：從頭到腳是一身灰塵。他眨着眼珠四面看了看，然後躡手躡腳地走了兩步，在大門口拾起一隻爛地瓜，貪饞地嚼着；忽聽到門外有腳步聲，他沒處溜，只得仍一頭鑽進草堆裏。

郭竹明和汪金生上場，他們揹着槍、背包等等。

汪（一進來就放下背包，坐在背包上，很疲勞地）班長，（看看房子四邊）就住在這兒吧。

郭 恐怕住不下來。

汪 嗯，太小了。

郭 上對過找找看。（走到大門口）

汪（坐着不動）將就將就吧，大家擠一擠，馬馬虎虎住它幾天算了。

郭（看看房裏的情形）指導員說過，要在這裏作短期的休整，這房子這麼小，學習、寫字、開會，樣樣都不方便。

汪（點點頭）有理有理。

兩人剛走到門口，錢兆勇上來，也揹着槍、背包等。

錢 班長，指導員說慢點攬房子，說不定還要轉移，叫我們先找個地方歇歇。

郭 那就在這裏歇吧。

汪 好。（坐下來）

錢 副班長，這個莊上都搜索過了沒有？

郭 昨天下午就結束戰鬥，今天一早，所有的俘虜都送走了。——嚶！小張呢？

錢 他老嚷肚皮餓，嚙嚙了半天，就去攬東西吃了。

汪 離開班也不請假，真是個『自由兵』。我去把他找回來。（走）

郭（拉住他）別去，回頭他又要跟你頂上了，讓我去。（下）

錢（望着郭的背影）副班長，我們的郭班長可不簡單，班裏

的事樣樣都照顧得週到。你看，小張這小東西，什麼人他都不買賬，只要我們郭班長跟他一談上，他總是服服貼貼地接受意見。

汪 你這話一點也不差。

門外有一個怪裏怪氣的嗓子，唱着歌走近來。

錢 （望門外）是不是小張？

汪 不是他是誰？

張永標揹着槍、手榴彈等上場。

張 （嘆氣）在莊上找了半天，連口吃的東西都找不到，肚子餓瘋了。（按着肚皮，突然大叫起來）不得了，不得了……。

汪 （一驚）什麼？

錢 （同時一驚）什麼？

張 （張大眼珠，無比的驚慌）不得了！我的媽嘍！

汪 幹什麼？

張 你們聽，肚子裏講我的鬼話了！哎呀！（人倒坐在背包上，對肚子講話）嘍嘍！你等一等，耐一耐！別叫了，別講鬼話了！我馬上攪東西吃。……（向裏門下）

錢 這小傢伙又攪鬼了。

張永標從裏門大喊大嚷地出來，手上拿着一小籃子地瓜。

張 （喊）地瓜地瓜！找到一籃子地瓜哪！（快板）張永標，真不讓，找到地瓜一小筐。同志們，別客氣，大家快來嚐一嚐。

錢 （肚子實在太餓了，拿起一隻來）肚子實在餓得慌。

汪 錢兆勇！（瞪眼）這是老百姓的東西。

錢 （吞了幾口涎水，終於把地瓜放回籃裏）羣衆紀律不是小事啊！（忍餓）

張 人是鐵，飯是鋼，一整天沒吃飯，怎好打仗……

汪 （搶過籃子）快放回原來地方。

張 這地瓜是我找來的。……

兩人正要吵，郭竹明上場。

郭 吵什麼？

張 （看是郭，才低聲下氣地）這地瓜是我的，副班長不讓我吃。

汪 老百姓的東西就變成你的了，這和國民黨的腦筋差不多。

張 （最恨人家提起他當國民黨兵的事，因對方是副班長，所以，也不敢太冒火）我知道你是自動參軍來的，在家鄉當過民兵，了不起哪！你就看不慣我這個兵嗎？我自從蘇中解放到現在才半年，不多不少也打過四次仗，抓過俘虜繳過槍，這就算是國民黨的腦筋哪？

郭 小張，（勸說）副班長也沒說你是……

汪 我是反對你亂吃老百姓的東西。……

郭 好了好了，都少說兩句吧，越爭肚子就餓得越厲害。（對張）你仔細地看看這老百姓的家。

張 （上下左右地望房裏）嗯！（皺起眉頭）

郭 好好的家怎麼變成這樣哪！（惋惜地）碗給打破了，筷子也不見了，糧食都搶光了，要是你家也這樣慘，人家還吃掉你家的口糧，你可怎麼辦？再說，我們還怕沒飯吃嗎？

這是因為敵人糟蹋得太厲害，糧食給搶光了。我們事務長已經去攪糧了。

張永標：一言不發把地瓜送回屋裏，坐在背包上，低頭不語。

郭 錢兆勇！（錢正按着肚皮，忍着飢餓）你解放過來，這是第一次參加戰鬥，就能服從上級的指揮跟大家一齊幹，抓到兩個俘虜繳到一挺輕機，班裏評功是忘不了你的。

錢 （有點難為情似地）這算得了什麼，別提別提。

張 真氣人！這次戰鬥，我偏一個俘虜也沒找到。唉！（忽然緊張地）嚶！什麼聲音這樣響阿！

三人 （細聽）什麼？

張 你們沒聽到嗎？

三人 聲音在那裏哪！（四面找着）

張 咕嚕咕嚕，咕嚕咕嚕……。

錢 在那裏，我怎沒聽到。（三人都聽不到）

張 （指着大家的肚皮）咕嚕咕嚕……沒在肚子裏響着嗎？真比唱歌還好聽。

大家又笑了笑。指導員由大門上場。

汪 指導員！

郭 指導員從那來的？

指 剛從營部回來。你們都快餓壞了吧，這裏敵人糟蹋得太厲害，老百姓受害很大，我們糧食比較難攪到，大家忍一忍，事務長去領糧草快要回來了。（對郭）有幾個這次解放過來的戰士，已經做了初步審查，先補充你們三班一個，聽說過幾天還有些新參軍同志就要到，現在你跟我領

人去。

郭 是。（和指導員走到門口）

指 （回頭）你們看，老百姓的家給反動派攪得一場糊塗，大家該幫他們收拾收拾呀！

汪 對！大家快動手。

指導員和郭竹明下場。三位戰士一齊動手，把桌子翻起來擺好，把地上的碗筷收拾起來。拿起掃帚掃地，把地上的灰塵掃在裏門口那堆草邊。馬二虎揹着一根土槍，後面跟着小毛上場。

虎 （站在門口，呆呆地望着這受了災難的家，小毛看看屋裏情形，又看看爹的臉，都一時講不出話來）唉！……

汪 （回頭看見他們）你們是誰？

虎 同志，你們在這兒幹啥？

張 我們幫老百姓收拾房子。

毛 爹爹，解放軍同志剛打完仗，又幫咱收拾房子了。

汪 哦！這就是你們的家嘛！

虎 是的，俺參加民兵幫後勤，俺小孩也參加兒童團工作，現在回家來了。同志，大夥兒歇吧，俺自個來收拾，可真對不起同志們……

汪 沒什麼，沒什麼。（三人休息）

毛 （看看打毀了的傢具）鍋灶飯碗，都打破了，往後咱怎麼燒飯吃呀！

虎 往後，唉！……（激憤地坐下來，講不出話）

毛 爹爹，反動派真是老百姓的禍害，俺長大了一定參加解放軍。

張 好好！（拉他的手）你多大了？

毛 十四。

張 你十四，我二十，再過兩三年就可以當兵打老蔣。

毛 好，我一定去。爹爹，娘爲啥還沒回家來？

虎 她不知躲上那兒去了。

毛 （突然敏感地）反動派在這莊上殺了很多老百姓，還抓去了很多女人，娘會不會……

虎 （給提醒了似的，緊張起來）說不定她也……（急向三位戰士）同志，有沒有看到一位女人家上這兒來？

三人 沒有。

毛 （跳起來，一手拉起二虎）爹，快去把娘找回來。

虎 （焦灼地）找找，上那找呀？

毛 （傷心拭淚）娘要是不回來，俺可怎麼辦！

錢 （安慰地）小兄弟，別哭，你娘總會回來的。

毛 同志，反動派在這莊上，抓了很多女人。俺剛才跟爹爹回來，在路上就看到好幾個死人，是反動派殺死的呀！死人身上滿是血，還有幾隻狗在啃死人骨頭呢。對了！死人裏面還有女的，穿白褂子的。（忽然驚愕地）哎呀！娘也是穿白褂子的嘛！爹爹！（拉他走向門口）咱快去看看。……

張 副班長，我幫他們找去。

三人剛踏上門口，忽然，一個女人，頭髮亂蓬蓬的，身上滿是黃沙、泥土，臉上像鍋底一樣黑。她很匆忙地進門來，走到門口，愕然地望着屋裏。走到門口的三個人，驚奇地後退。

娘 （即那個女人）小毛。（要拉他的手）

毛（驚，往後退）你是誰？（大家都驚奇地看着她）

娘 小毛，（向馬二虎）小毛他爹……

毛 啊！你是娘……

娘 是呀！小毛，娘回家來了！

虎 哦！小毛他娘，你回來了。（指她臉上）你臉上爲啥黑得嚇人呀？

娘（喘着氣擦臉）你還不知道呢，這幾天俺受的苦真大啊！中央軍到處抓女人，俺趕快跟大夥進山洞裏去，又怕給碰上了逃不了，大夥兒把鍋底黑擦在臉上，裝扮老媽媽瞞過他們。（流淚）咱莊上給殺死的人可不少啊！俺躲在山洞裏，連哼也不敢哼，心想這回可回不來家了。……

虎 狗彘的中央軍，真不是人。

郭竹明帶李如林上場。李還穿着蔣軍制服。

虎（拿起土槍）狗彘的！你來得正好！……

郭（制止馬）不能打，不能打……（戰士幫勸）

毛（捲起袖子，握起拳頭，從人縫裏擠進去）我揍死你這個……

郭（拉開小毛）別打別打……

毛（硬要衝過去打）我打死你這個反動派……

張（幫郭把小毛拉開一邊）小毛，別亂來。

正當大家亂鬩鬩的當兒，草堆裏的人，忍不住偷偷伸出頭來望。一看到這情形，很想奪門奔出，但毫無空隙，只得仍把頭鑽進去。

毛（不服氣地）你們不准我打，好！我往後自己抓個來打，

出我一口氣。……

虎 小毛，別生氣哪！同志們剛打完仗，又幫咱收拾房子，
（指草堆）快拿草去燒壺茶給他們喝吧。

郭 別燒，我們不喝。

娘 同志別客氣。小毛，快燒去。

毛 好。（捧草）

汪 （拉小毛）別燒了。

虎 燒燒……

張 （也拉住小毛）我們口不乾，別燒。……

娘 燒點吧，你們不喝咱自個也要喝。

毛 對！燒起來大夥兒喝。（捧起更大堆的草，忽然大叫一
聲）哎呀！（很快地從二虎手上奪過土槍，對着草堆裏）
出來，出來！

大家 啊！

草堆裏的人，慢慢地伸起腰，站起來，全身哆嗦著。

郭 （對那個人）槍呢？

人 早丟了。

汪 你叫什麼名字？

人 陳，英，德。

毛 （把槍交給二虎）你這中央雜種！（拳頭一記打在他肚
上）……

郭 （拉開小毛）不能打，不能打！

毛 （抱住陳英德的腰部，拚命用頭碰他的肚皮）我揍死你這
烏龜孫……

陳 （狠狠推開小毛）你——

虎 狗彘的！你還敢狠！（陳低下頭來）

郭 （對馬二虎一家人）他也是受苦的老百姓，是被蔣介石抓來當兵打老百姓的，往後他參加了解放軍，換一換心，他就會明白道理，明白應該爲人民當兵了。

戰士們 對！

全場人齊望着陳英德——轉暗。

第二場

時間 第一場五六天之後。

地點 同第一場。

佈景 仍同第一場，但是已整理得乾乾淨淨，並多了一隻兩人合睡的板床。

幕開的時候，全班七個人都在台上，他們剛在開歡迎新同志的小聚餐會，大家在吃着餃子，有的已吃飽了。

郭 （閒談似地）吃完了餃子的就先發言。王來發，你啦啦怎樣自動參軍的事吧。

王 （放下筷子）俺窮莊隊人，講不出啥大道理。祖輩幾代都是窮得指地皆無，種地主的地，一年到頭，起五更睡半夜，省吃儉用，到頭來還是連碗糊糊也撈不着吃。共產黨來給咱分地鬧翻身，咱才撥開烏雲見青天了。現在老蔣偏偏來打咱解放區，咱要保衛得到的好日子，保衛咱自個的田地，就要自動參軍打老蔣。咱鄉指導員說過，只要打倒

了老蔣，田邊就像打了鐵牆，飯碗就像添上了金箍，永保得住了。

除陳英德外，大家都說『對對！』李如林站起來。

李 我也是窮人出身的，可恨蔣介石把我抓來打內戰。（哭喪着臉）唉！當中央軍真苦阿！現在我給解放了，我非常高興，決心幹到底。

汪 （鼓掌）好好！李如林講得好。陳英德，你也講幾句。

陳 我！我…我不會講話。

大家 講講吧。……

陳 （只得站起來）我在那邊聽政訓員說，當了共產黨的俘虜，要給活埋剝皮，所以，那一天，我躲在草堆裏，（指着第一場那堆草的地方）一天一夜不敢出來，又凍又餓又怕。

大家 哈哈……

陳 現在我知道活埋剝皮是假的，我的話完了。（大家鼓掌）

郭 好了，現在我們剩下最後一個節目了。（倒酒，大家拿起酒杯）今天咱班裏歡迎三位新同志，以後新老同志要緊緊的團結起來。咱全班團結緊，協同動作，互相幫助，全班擰成一條繩，蔣介石的脖子再硬也要把它勒斷。來！乾杯！這叫齊心酒。（大家乾杯）

李 （拿起盛餃子的盆）我洗盆去……

郭 不用你洗，你敬着吧。

李 我洗我洗。（拿着盆要下場）

汪 （搶過盆）今天老同志是主人，不能讓新同志費勁……

錢（搶過盆）還是讓我洗去。（下場）

陳英德滿肚子的心思坐在一旁，默默不語。張永標和郭竹明拿着碗筷酒壺等下場，汪金生擦桌子。

汪（發現陳不聲不響）噯！陳英德，你怎麼一個人不聲不響？

陳 噫！……

汪 你身體不舒服嗎？

陳 沒……有。

汪 你自從到咱三班來，四五天了，老是整天不開口……

王 陳同志，你有啥困難，你講出來大夥兒幫你解決。

李（也湊上去）你到底爲啥不高興呀？

陳 我沒啥不高興，就是……（勉強笑了一笑，不說下去）

汪 就是什麼？

陳 沒什麼沒什麼？（從口袋裏拿出半截的香烟來抽）你們不要多疑心，我……唉！（低頭不語）

汪 是不是生活過得不慣？

陳（虛僞地）副班長，我這裏生活過得很慣。

王 那末，你爲啥老是……

陳（支支吾吾）我……呃…呃…（往床上一躺，把被窩直蓋到頭上）

王 你大概是病了，俺請醫務員來看。（下）

汪（把陳頭上的被窩拉開）你到底是鬧什麼情緒，思想還沒有打通吧？

陳（坐起來，不好聲色地，對汪很不滿）『你們』沒活埋我，還歡迎我，我思想還有什麼不通？（又往床上一躺）

汪（容忍不下他這種態度，有點來火）陳英德！（陳用被窩蒙着頭，裝着沒聽見）陳英德！

陳 什麼事？（站起來，做作地立正）副班長！

汪（發覺到自己態度也不大好）你坐下來吧。（同陳一道坐下，說服地）你要看看李如林同志，他一到三班來，情緒就積極，你要向他學習。

李（謙虛地）副班長真會找我開心，我有什麼好學習的。

陳（像在國民黨裏拍長官的馬屁）副班長的話句句是真的，（帶點嘲弄的意思）李如林倒像個老八路。

張永鏢在台後喊『副班長，副班長！……』上場，拿着扁担和水罐。

張 副班長，自從前晚的生活檢討會，我想通了，不愛民就是忘本。現在我來向你挑戰，看誰在休整中當愛民的模範。

汪（接過一隻水罐）好！（對李和陳）你們談談，我替老百姓挑担水就回來。（汪與張下場）

陳（向汪的背影）走的好，你一走開，我心上才稀鬆，像洗過澡一樣爽快。（連吐了幾口唾沫。嘆氣）唉！沒烟抽真苦啊！

李（拿出一根烟）陳英德！（陳躺着，閉眼，不睬）起來，我有話跟你談。

陳（仍閉眼，急按住耳朵）我不聽你的話，我現在也有點怕你這股八路氣了。

李 喂！你先睜眼看看。

陳 有啥好看，我烟癮苦死了！

李（把香烟遞到他唇邊）你看這是什麼？

陳（睜眼一看）乖乖！（搶過香烟，連吸幾口）現在抽這幾口烟，可比吃海參還強。

李（拿出幾根烟）送給你。

陳（很感激地）你真够朋友。

李 幾根烟的交情都談不上，還談什麼交朋友。

陳 本來嘛，幾根烟是件小事，就是上了這種窮隊伍，餉只有那幾個錢，又不比在我們從前那邊，可以上老百姓家裏順手牽羊，這樣一來，幾根烟可就是大事了。

李 嗯，當這種兵真苦阿！

陳 李如林，我們從前是同在一個部隊裏，雖然不在一個連沒有見過面；可是上了這裏，我跟誰都合不來，就跟你意氣最相投。你也樣樣照顧我，睡覺讓我睡鋪，比如有烟吧，……

李（很大方的）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像你我都是在患難之中，更應該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才對呀！

陳 有理有理，我對你應該把心裏的話，……（看了李一眼，又把話吞下去）

李 噯！怎麼不說了？

陳 我……還是不說的好。

李（逼近他）又把我當外人了。

陳 要是剛來那一兩天，我就跟你說心裏話，現在……

李 現在呢？

陳 現在嘛！照副班長說，你已經是個刮刮叫的老八路了……

李 （忽裝起正經的，嚴重的臉色）陳英德，現在這裏只有你我兩個人，沒旁人在，你盡可說心裏話。

陳 （靠近他）你先說。

李 好，我說。（很誠懇似地）我跟你是一夥人，都是人家用大砲歡迎過來的，我們兩個，現在是患難相共，你心裏話不跟我說還能跟誰說？！

陳 （頗受感動地）我的心早給班長看穿了，思想還沒打通，三心兩意。活埋剝皮是假的啦，可是日子太苦，太拘束。聽說打起仗來，一走路就成千里，天老爺，我這兩條腿怎肯聽話。（忽然奇怪地）噯！你不是跟他們齊心了嗎？

李 我這是新進門的媳婦兒，討公婆歡喜。

陳 哦！這麼講起來，你跟我……

李 我跟你也是『人在曹營心在漢』，所以，你千萬別把我當外人。『我們』跟『他們』是在火線上拚過命的，你我是從前同在一個廟裏燒過香的，同在一個營盤裏吃過飯的，認清認清自己的兄弟吧，可別大水沖倒龍王廟，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哪！

陳 （接近他坐下）不過，說句良心話，這部隊也有這部隊的好處。

李 有那些好處？

陳 老百姓擁護，官兵平等，三餐吃飽不挨餓，班長樣樣照顧我們……

李 這正是人家的計策。

陳 計策？

李 共產黨有條叫『肉球戰術』，你知道嗎？

陳 『肉球戰術』？這是什麼玩意兒？

李 （有聲有色）他們打仗一共分四條線，第一線就是我們這些叫新解放戰士的……

陳 哦！

李 第二線是老百姓，你看打仗的時候，不是有很多老百姓嗎？

陳 不錯。

李 第三線是民兵，他們八路白己就在最後一線觀戰。當官的更不用說了，就在最後的最後。

陳 娘賣屌！表面跟我們講交情，暗地裏是叫我們打頭陣當肉彈啊！

李 再說老百姓擁護是擁護他們，他能擁護你這個『反動派』嗎？

陳 嗯，（看看自己中央軍制服）我穿這套軍裝，戴這個大帽子，真不敢跑出門去，老百姓一看就狠狠地向我瞪眼。

李 我身上這件先送給你吧。

陳 這可太感謝你了。——李如林，醜媳婦總要見公婆面，你那條和他們不相同的心，哼！早晚總要現出原形。

李 你以為我會一輩子呆在這裏等死？

陳 你打算怎樣？

李 我要……（欲說又止）我……還是以後再告訴你。

陳 現在就告訴我吧。

李 （誠心誠意地）陳英德，你是不是真心真意地把我當做親

兄弟？

陳 上有天下有地，中間有良心，我陳英德是誠心誠意認你做大哥。

李 好！我們來盟個誓，拜個把兄弟。

陳 好吧！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……

李 （緊握他的手）大丈夫一言，快馬一鞭，我們以後是要生死同心了。

陳 對！

李 那末，好兄弟，現在我們得趕快想辦法——溜！

陳 怎溜得掉？到處是民兵……

李 （機密地）等在火線上，找機會跑回那邊去……

陳 好！

突然，後台發出一聲『啞郎』的響聲，嘈雜的人聲，陳和李嚇了一跳，兩人急分開。

聲：（汪金生）你還冒失鬼，把老鄉的水罐打破了。……

聲：（馬大娘）不要緊，打破就算了。……

聲音漸漸近過來，還聽到張永標在說話。

李 （細聲對陳）喂！別露出馬脚。

陳 是。（拿烟出來抽）

李 （裝出另一副不同神態）在我們這個革命隊伍裏，（大聲地，滔滔不絕地）和國民黨隊伍可完全不同哪！我們現在是為人民……

張永標，汪金生上場。

陳 （好像沒有看到他們兩人，跟李如林附和着）對對！爲了

人民，我要把國民黨的心，換做革命的心。……（回過頭來）哦！副班長，剛才李如林跟我談了一下，我這個思想到底是打通了。

汪 好得很。（對李）你幫助同志的精神可不差。

李 那裏那裏。

汪 （回頭向張）你看，把老百姓的水罐打破了。

張 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急着要挑滿水缸，走得太快……打破就賠償，這是羣衆紀律。（拿出鈔票）我不讓公家賠，這是剛發的津貼費，五百塊，還得一千五，我打報告先借吧。

李 我幫你賠五百……

張 你錢留着抽烟吧。

李 抽烟是小事，羣衆紀律是大事。（硬塞進張的手裏）你不收下我可不高興。

張 那就算你先借給我的。（收下）

馬大娘由裏門上場。

娘 同志，打破就算了。……

張 （把一千塊鈔票給她）這一千塊先賠給你，等下我向公家再借一千……

娘 還賠償什麼！你替咱家挑水。……（不收）

張 大娘，這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所規定的，打壞東西要賠償。（把錢放在大娘手上）

小毛由裏門上場。

毛 （搶過大娘手上的錢，塞進張永標的口袋裏）不要你們賠，一家人還賠什麼！

張（把錢放在桌上）你們不收不行，我走了！（下場）

娘（稱讚地）嘿！真是老百姓自己的隊伍。（下場）

汪（對李和陳）你們剛才談些什麼問題？

李 陳英德身上還穿着這套中央軍的軍裝，老百姓都還把他當做俘虜，所以他心上很不舒服。（把套在棉襖的解放軍軍裝脫下來）我把自己的先給他穿……

汪 我們三班同志的軍裝都沒有了，等下我上別班借去。你自個留着穿吧。

李 不不，幫助同志解決困難是應當的。
陳英德穿軍裝。郭竹明上場。

郭 老汪，排長召集班長傳達關於訴苦會的檢討問題。還聽說有新的任務來了。

汪 我們就去吧。（汪、郭下場）

陳 排長又開會去了，訴苦，打仗，又有什麼新花樣來了。（發脾氣）媽的格戾！這種部隊真叫人頭疼……

李（急向他做眼色，暗示小毛在場）當心！

陳（看了小毛一眼，住嘴）哼！……

李（很和氣地）小毛，你站在這兒幹什麼？

毛 俺聽你們講話……

李 我們講話有什麼好聽的呢？
陳英德在一旁，仇恨地瞪住小毛。

毛 你們從前是當反動派的兵，現在當了解放軍，俺要聽聽你們講話像不像解放軍同志。

李 解放軍跟反動派的兵，講話有什麼不同呢？

毛 反動派的兵，一看到老百姓就是吹鬍子瞪眼睛的，一開口就是『媽的格戾！』（裝着兇惡的神態）閉口就是『老子槍斃你！』解放軍同志可不同那，滿嘴『大爺』、『大娘』，和和氣氣的。

李 哈哈……小毛，你的話很有理，我們現在也一步一步的跟解放軍學起來了。

毛 好。陳英德！

陳 （斜眼看了他一下，不睬，懷恨地）哼！

毛 俺那天在這門邊（指第一場那堆草的地方）的草堆裏把你抓，抓……

陳 （突然氣憤地站起來，他本想一拳打在小毛的臉上，但終於又忍住，暗暗地握緊着拳頭）哼！

毛 （思索着）不是叫抓，是叫做……對！是俺從草堆裏把你解放出來的。……

陳 （再也忍不住了，狠狠地轉過身，指着小毛）你這——

李 （急制止他的衝動）陳英德！（泰然地對小毛）要是沒有你呀，他就要躲在草堆裏一輩子也不敢出來。

毛 （天真地笑起來）哈哈……你是怕給解放軍抓去活埋剝皮嗎？（很誠懇地）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解放軍對解放戰士是寬大的。俺那天也恨死你，恨不得咬你一口肉，現在可不同了，現在俺也把你當老百姓自己隊伍看待。

陳 （實在再也忍不下去）閉住你的嘴！

毛 （瞪眼，不高興地）你這態度就不對了，俺看你呀，那反動派的關節還沒有改掉。（頭也不回地下場）

陳（兇狠地拿起舖上的槍）老子打死你這烏龜孫子！（欲衝出門去）

李（拉住他）你這是幹什麼？

陳（暴躁如雷）你聽聽，這小子的話氣不氣人？我這樣一個堂堂男子漢，還要這小子來教訓。（想起第一場的情形）媽的格戾！老子打仗也打五六年了，沒被人繳過一次槍，沒一次向人家低過頭。打了五六年仗，一次俘虜也沒當過，就偏偏當上這小子的俘虜，你想氣不氣人？

李 老陳，你這樣光火有什麼用……

陳（仍暴躁如雷）我光火！你叫我怎樣能不光火！我陳英德打仗的時候，這小子還在他娘老子的肚裏沒出來呢，現在我倒當起他的俘虜。他還拚命用拳頭往我肚子上揍，口口聲聲罵我反動派。李如林，我不報這個仇就算是天下人的小舅子！

李 我早就說了，這部隊不是我們幹的。

陳（透了一口氣）唉！

李 老陳。

陳（垂頭喪氣地）唉！（搖搖頭，指手上的烟）剩下最後一根了。

李 剛才那兩個班頭子去開會，又要強迫我們訴什麼苦了。

陳 訴個屁苦！前天會上，我一個字也沒有訴。再叫我訴，我就訴共產黨的苦，沒有烟抽，沒有錢花，不准發老百姓的洋財，要走路……

李 你先慢談這些，我去打聽消息。（下場）

陳（眼睛瞪着桌上的錢）一千塊錢。（摸了一摸）打破一隻水罐也要賠錢，花樣真多。（手上的烟抽完了，看了看烟屁股，嘆息着把它丟掉）完……了！（來回地走了幾步，又走到桌旁）一千塊錢，倒可以抽半個月的香烟呢。（摸摸鈔票，四面望望）你們都不要就先借給我用吧。（把鈔票塞進口袋裏）

小毛上場，是要來拿桌上的錢的。陳英德看見他上來，有點窘，做賊心虛，本想跑出門去，但又怕露出馬脚，所以索性往床上一躺，把被窩直蓋到頭上，睡起覺來。

毛（找桌上的錢）噯！錢呢？怎麼不見了？（四處找）是誰拿去的呀？陳英德，你看見桌上的錢沒有？

陳（打着鼾聲）呼呼呼……

毛（向門外喊）娘，娘……

外面娘聲：什麼事呀？小毛。……

毛 桌上的錢不見了！

大娘上場。

娘 小毛，喊娘幹什麼？……

毛 桌上的錢你拿了沒有？

娘 俺沒有拿。

毛 那是誰偷去了的？（張永標上場）張同志，桌上的錢你拿去了沒有？

張 沒有。

毛 那到底是誰拿去的呢？

張 什麼？不見了！

娘 嗯，不見了。

張 有沒有旁人在屋裏？

毛 屋裏只有陳英德。陳同志，陳同志……

陳 （打着鼾聲）呼呼呼……

張 （找了一下，然後把陳搖醒過來）陳英德，陳英德……

陳 （像從夢中驚醒似地）誰喊我……

張 你看到桌上的錢沒有？

陳 （裝聾做啞地）什麼錢？我不知道，我沒看見。……

毛 剛才只有你一個人在屋裏，沒有旁人。（直率地）我看是你偷——

陳 （從床上跳起來）什麼？（指着自己的鼻子）我偷的？我偷錢？

毛 這屋裏沒有旁人，解放軍同志是不會偷錢的，只有反動派才……

娘 （急拉開小毛）小毛，你別瞎說！陳同志不是反動派了！

毛 他那反動派的腦筋可還沒有大改……

陳 你敢說我偷錢？（逼近小毛）放你娘的狗臭屁！我陳英德什麼世面沒有見過，會偷你一千塊……

毛 俺就有點疑心你……

娘 （拉開小毛）小毛小毛，你別瞎說八道！你真沒規矩，陳同志現在是咱的解放軍了，你怎能冤他做賊？！

張 （無法斷定是否他偷的）那個混蛋偷的，調查出來砍掉他的腦袋！（憤憤地下場）

娘 （很抱歉地）同志，小孩不懂事，你可別見怪，真對不起

你呀！（拉着小毛下場）

陳（拿出錢來）一千塊錢……

忽然有急促的脚步聲，陳趕快把錢收起來。李如林匆忙地上場。

李 老陳，我打聽出名堂來了；馬上要開軍人大會，會完之後就要打仗了。

陳（着急起來）這可怎麼辦？

李 照剛才咱所商議的主張辦——溜！

陳 你有把握溜過去？

李（拍拍胸膛）包在我身上。

陳 你能保險？

李 我保險！在那邊我是老兵，門路很熟的。

陳（左手忽在口袋裏摸着一件東西，奇怪地）嚶！

李 什麼？

陳（從口袋裏拿出一個符號）這是什麼東西？（詳細一看）啊？

李（衝過去搶）這是我的……

陳 這是一個上尉指導員的符號，原來你是當官的……

李（着急地看着四面）你別大聲嚷呀！

陳 你是個尉官，怎麼說是小兵呢？

李（着急地）老陳，別嚷別嚷！……

郭竹明和汪金生上場，李如林很快地搶過符號收起來。

汪（問陳）你剛才說什麼當官，什麼指導員？……

陳（眼睛看李如林）我說……

李（急代他接下去）我們說我們的指導員，樣樣都不像個官，吃飯、穿衣、睡覺，都跟當兵的差不多。

陳 對對！一點也不像個當官的。

汪 我們這裏是官兵平等的。

郭 你們兩位快去打背包，馬上要開軍人大會，大會完畢就要出發。（看看天色）今天晚上恐怕會下雨的。

風聲，一陣一陣的吹起來。

陳 是！

李（同時）是！（李和陳下場）

郭 老汪，這任務來得太緊急了，我們工作需要突擊一下才行。

汪 班裏現在最成問題的，要算是陳英德了……。

郭（沉思地）不過，無論怎樣說，他也是受蔣介石壓迫的。只要我們全班一齊來幫助他，我相信沒有帶不好的新兵。我是個老兵，手上經過的新解放戰士還不少，他們的脾氣我有點兒摸熟了。

汪 你看在訴苦會上，他一個字也沒有訴，身上還有件便衣，可得當心他開小差。

郭 當心是要當心的。訴苦問題，我們可以照指導員的佈置來實行，通過全班同志，在生活中啓發他，幫助他。

王來發匆匆上場。

王（打床上的背包）班長，今天晚上有多少路？

郭 不管多少路，我們都是要走到的。

馬二虎匆忙上場，風聲，雨聲，天色漸黑。

虎 同志，你們要走了？

郭 是的，在你家打擾得太久了，很對不起。

虎 你們太客氣了。同志，俺接到村指導員的任務，要俺跟你們出發，當隨軍的常備民工。

馬大娘拿着一個包袱上，張永標也上場。

娘 小毛他爹……

大家一齊回頭看她。

娘 （把包袱交給二虎）包袱裏是俺替你做的一雙新鞋子，還有兩斤大餅，半斤臘肉，給你在路上充飢。你這回出伏，家裏的活由我來幹，在外頭，盡可安心工作，別多惦念家裏。

虎 好吧。你跟小毛在家也要小心，萬事別大意。

小毛三步作兩步地跳着上場，風雨聲更密。

毛 爹爹，村指導員來喊你集合了。（從他手上搶過包袱）俺送你上場集合去。爹爹，你在前方出伏，俺跟兒童團在後方，也幫武工隊堅持工作。

小毛拉着二虎下場，大娘剛要跟着下去，張永標把鈔票送到她面前。

張 大娘，這錢是賠你水罐的。……

娘 還賠什麼呀！……

張 快收下來。（硬塞進她的懷裏）

李如林拿着兩個背包上場。

李 郭班長，我把你的背包也拿來了。

郭 好。

大娘看看戰士們收拾着房子，很難受地望着他們，心緒不寧地站着，手上捻着鈔票。陳英德怒氣沖沖地上場。

陳 真是活見鬼，明明放在床上，就這麼不見了！

汪 什麼不見了？

陳 娘賣屌！真氣死人！我的東西給人家偷掉了！

張 什麼東西？

陳 我全部家當，一古腦兒完蛋了！

郭 是不是你的。……

陳 我的背包，好好的放在床上，不知道那個王八羔子偷了去，給老子抓到，老子揍死他個小舅子的！……（握着拳頭想衝出門去找）

郭 陳英德別找了，你背包是我……

陳 是你，我的背包（驚奇）是你偷的？

郭 （指李如林替他拿上來的背包）我擔心你走路揹不動，就把你的背包和我的打在一起。

陳 你一個人揹？

郭 嗯，我揹慣了的。

陳 （頗感激地）這可太太……太麻煩你了。……

郭 算不了什麼。……

陳 還是讓我自己揹吧。

郭 我揹我揹。你的槍也讓我揹吧。

陳 （不肯）這更不像話了。

風雨聲更大，哨子聲，人聲。……大娘仍呆呆地在門口望着他們。錢兆勇揹着背包、槍等上場。

錢 同志們！集合開會了。

大家 好！（攆好東西）

娘 （走近他們一步，顫抖着聲音）同志嘍……

郭 大娘，我們要走了。……

娘 你們啥時候再回來啊？

郭 我們殲滅了敵人就會再回來的。

大家 對！

全班人，在風雨聲、人聲、哨聲中魚貫下場。

（幕落）

第二幕

第一場

時間 第二場當晚，近拂曉的時候，雨還在下着。

地點 離第一幕約五十里路，靠近火線的莊子。

佈景 一間空洞洞的草房，老百姓都跑光了，屋裏只有幾隻破凳子，很荒涼的樣兒。

幕開一會兒，郭竹明揩着大背包，還扛着兩根槍，出現在門口。

郭（向台後）先在這房子歇一歇吧。（台後應聲：『好。』）

郭放下背包、槍，擦洋火點燈。他滿身是雨水，冷得全身哆嗦着。李如林和陳英德上場，陣空着兩手。

李 天快亮了吧?!

郭 快了！（很疲勞地坐下）

陳（走近郭）班長，你幫我揸背包揸槍，雨下得這樣大，天又這樣黑。……（很感激地）

郭（微笑）我是老兵，路走慣了的，沒有問題。

李（裝着很有精神，其實也很累）革命就該艱苦嘛！

郭（很吃力地站起來）我還要攪房子，燒洗腳水去。……

陳 班長，讓我去。……

郭（擺手）歇你的吧，快快恢復疲勞，明天一早就要參加戰鬥了。（走到門口，忽然，人往後踉蹌了一下，幾乎跌倒在地上，全身哆嗦得更厲害，右手按住頭）

陳 班長，你……（忙扶住他，摸他的手）啊！你病了嗎？（又摸摸他的頭）有點發燒……

郭（勉強地笑笑）不要緊，我是常常要打擺子的。（要下）

陳（有點不忍地）班長，洗腳水讓我燒去，你還是歇吧。

郭（把陳推進門來）我燒我燒。（下場）

陳（自言自語地）怪！我就沒見過這樣好的班長。

李 老陳，你一交上了班長，就不記得我們把兄弟的交情了。

陳 講交情，你就太不跟我講交情了，有事還瞞着我……

李 我那件事瞞着你哪？

陳（表示和他隔膜）原來你是個上尉指導員……

李（急按住他的嘴）別大聲嚷，（看看四面）我是打算以後再告訴你的。（壓低嗓子）陳英德！

陳（冷淡地閃開）什……麼？

李 噯！你對我怎麼？……

陳 你是個官，我是個小兵……

李（着急地）看你糊塗到這地步，那是從前的事，現在你我都是一樣是小兵，都是一樣是在患難之中，我們兩兄弟還自家鬧意氣，這不是伸着脖子等人家來開刀嗎？（陳疑惑着，低頭不響）班長幫你揸背包，跟你講交情，這裏面就有鬼。

陳（沉思地）嗯，我也有點疑心。……

李（緊抓住陳的心理）他恨你前無親，後無戚，他會拿真心來待你嗎？老陳，我們是盟過誓的把兄弟，我李如林是澆花澆根，交人交心呀！你可要打心裏來認我們的交情才對呀！

陳（思索了一下）我剛才是一時糊塗，只看到姓郭的一點好處，就忘了自個弟兄的情義了。

李這就對了！——陳英德，你明天不溜的話，在火線上打不死，回來也要給他們砍頭的。

陳（驚奇地）砍頭，又要什麼新花樣了？

李昨天下午，你幹的事，……

陳我……

李張永標上連部去借錢，他一路走一路喊：報告連長去，誰偷了老百姓的錢，調查出來砍掉他的腦袋。

陳（心裏一跳，但仍強作鎮定地）這跟我有什麼關係？

李哈哈……你也把事情瞞着我了！……

陳我瞞你什麼？……

李（學陳在第二場偷錢的樣兒）『打破老百姓一個水罐，也要賠錢』……『烟完了』……『你們都不要就先借給我用

吧』……

陳（大吃一驚）啊！你都完全看到了！

李 哈哈……

陳 哦，你在門外偷看……

李 你別擔心，我不是外人，一千塊錢的事也算得了什麼。
……

陳 要是給連部知道了，那……

李 他們就給你扣上一頂『破壞羣衆紀律』的帽子，一顆子彈叫你見閻王去。

陳（老牌氣又來了）娘賣辰！老子就沒碰過這樣活受罪的隊伍，不幹不幹！溜！老李，明天在火線上溜！

李 好！

陳（大發脾氣）錢是我偷的，你們拿我怎麼樣！？你們要砍我的腦袋，哼！老子一溜，你砍個鷄巴頭！

李（趁熱打鐵）昨天軍人大會上，姓郭的不是說了嗎，在火線上，不管那個拖槍逃跑，都要當場槍決，這不是督戰是什麼？他姓郭的跟你講的是那一門交情呀？！人心隔肚皮，你可別上當。

陳 娘賣辰！姓郭的！你原來對我抱着這門好主意呀！老李，明天在火線上，要是給姓郭的當場向我們開槍，那我們就完蛋了！

李 這個我自有主張。（拿起郭竹明的槍）喂！你在門口看風。

陳 好！（站在門口）

李（對陳）把他槍上的零件攬下一個來。……

陳（忽然）人來了！

李如林急忙放下槍，兩人若無其事地坐着。錢兆勇捧着一堆草上場，點火燒草。

錢 快來烤火吧，衣服都淋溼了。（風雨聲低些）

李 雨快停了，副班長爲什麼還沒有到？（三人烤火）

錢 王來發掉隊，他陪着他走。

半晌後，郭竹明捧着一小盆熱水上場。

郭 陳英德，你先洗，沒大的盆子，只好一個一個來。（對李）
你等他洗好了，我再去替你打來。

李 不用，我自個上廚房洗去。（下場）

陳洗腳，郭竹明打開背包，拿出一雙新鞋子。

郭（對陳）這雙鞋子給你換吧。（陳不應）

錢 陳英德，爲什麼不回答班長的話。

陳（冷淡地）我用不着……

郭 你沒鞋子換……

陳 我有我有。（不願和郭講交情，轉過臉去）

郭 換吧，別客氣。

陳 我不換。（把郭放在他面前的新鞋子丟開一邊）我用不着你的東西。班長，（嘲弄的語氣）我陳英德可太感謝你的好意，哼！

郭（和錢打了一個眼色，意思是不明白陳爲什麼這樣）陳英德同志……

陳（冷淡，隔膜地）嗯……（低頭洗腳不睬）

郭竹明和錢兆勇又打了一個眼色。半晌，陳英德洗好腳，拿起水盆要倒水。

郭（接住）我來倒……

陳（嘲弄）班長，用不着對我這麼殷勤！哼！

陳英德把水倒在門外後，就往草鋪一躺，臉孔轉向牆壁。郭竹明很疑惑，摸不着到底是爲什麼，他只得對錢兆勇做一個手勢，意思是叫錢和他談談。

錢（走近陳）陳英德，你累了嗎？

陳 怎麼不累，我又不是老八路，走這樣長的路還是第一趟。
錢 走路苦，在國民黨裏的日子還更苦，再說走路是爲着打垮蔣介石。……

陳（坐起來）怎麼？現在又不是開訴苦大會，你也要我訴苦嗎？（發牢騷地）訴苦，訴什麼苦！我從前沒受過什麼苦。要說苦嘛，那只有走路苦，沒有烟抽苦，還有……（忍住，看了郭與錢一眼，很疲勞地）唉！

陳英德又往草鋪躺下。張永領捧着一堆草上場，他站在門口向台後講話。

張 民工同志，你先上這兒來烤烤火吧。

馬二虎一身是雨水，上場。

虎 這房子也很小，俺還是睡在外頭吧，沒有雨了，在外頭挨一夜算了。

張 不不，在裏面擠一擠。

郭（到門口把馬拉進來）在外頭過夜要挨凍生病的。來！先烤火，我們擠出一個地方讓你睡，老百姓幫助出伙，我們

也該照顧照顧才對。

大家都圍着烤火，只有陳英德面向牆壁躺着。

張 陳英德你身上還沒乾，爲什麼不來烤火？（陳不應）陳英德！（不應，更大聲地）陳英德！（仍不應。張用眼光詢問郭等）怎麼啦？

郭 （過去拉陳）來烤火吧。

陳 我不烤，我不烤。……

郭 身上還有水，你躺着要生病的。（一面拉，一面向張、錢點頭，要他們來幫勸）來吧！大家一面烤火，一面啦啦呱。

張 快來吧。……（拉陳）

錢 烤火烤火！……（拉陳）

三人連勸帶拉的把陳英德拉到火旁。

虎 （對陳）你怎麼滿臉不高興的哪？你看同志們都是滿臉喜氣的。……

陳 （向二虎瞪眼）哼！

虎 （不高興地）你——

郭 （急制止馬）你別跟他說。（轉臉對陳，簡直跟哄小孩兒一樣）好好的爲什麼又不高興起來哪？你看，（指陳的腳）剛洗的腳，又穿上爛泥的鞋子，把腳又弄髒了。（把剛才那雙新鞋子給他）快換吧。

陳 我不換……

張 換換。（替他脫下鞋子）

陳 （只得自己脫）我自己脫。

錢（拿起新鞋子）把這雙穿上。

陳 我自己穿。（穿鞋）

虎 你們部隊同志真像一家人。

錢 我們跟你們老百姓也像是一家人。

郭 我們本來也就是老百姓嘛！陳英德，你本來是不是老百姓？

陳 我想不出來。（低頭烤火）

錢（反激的，對其他人指陳）我看他就不是個老百姓。（對陳）對不對？你在家一定是個大財主……

陳（憤怒地）你別胡說八道，我是個窮光蛋！

虎 窮光蛋，那就是老百姓囉！

陳（一直對馬有成見）我是不是老百姓，關你屁事！

郭 對老百姓講話要和氣。……

陳（故意地，立正）是！班長！（離開大家，又往草舖躺下，臉向牆壁）

郭 陳英德！（陳不應）

張 陳同志！（陳仍不應，張向大家搖搖頭，表示沒有辦法）
大家仍烤火，風雨聲漸漸停了。

虎（對大家指陳）這個人，（鄙夷地做個鬼臉，指指腦袋）
腦筋不行，不開通。

張 你的腦筋就很開通，你的老婆更開通了。（學馬大娘，裝女人嗓子）這包袱裏是俺替你做的一雙新鞋子呀。……

大家都笑，馬也得意地笑起來，陳也坐起來看。

錢 張永標，再表演下去。

張（更起勁地，把件衣裳捲起來當包袱，聲音更尖）你這回出伏，家裏的活都讓我來幹，你可安心工作，別多惦念家裏……

大家都笑起來，陳英德也有笑意。

張（把身體靠在馬身上，怪裏怪氣地）俺的小毛他爹喲！

大家 哈哈……（鼓掌）

陳（不自覺地也跟着大家）哈哈……

大家的眼光不約而同的望着陳。

郭（趁這機會走過去，把陳拉到火旁）來，跟大家一道啦啦呱。

汪金生帶王來發上場。汪揸着兩個背包、兩根槍。王的臉上、身上都有泥水，有點垂頭喪氣。

汪 掉隊掉了七八里路。（放下背包、槍）我燒洗腳水去。

郭 老汪，你燒好水，馬上到甬房子看看，我們分兩間住。

汪 好的。（下場）

張（對王）看你摔交摔得像尊泥菩薩。

王 我這新兵，第一騎走路就摔了三交。

錢 王來發，你可怪了，新媳婦剛進門，你就自動來當兵。

陳（感到興趣，對王）什麼？你剛討了媳婦就來當兵了。

王（點點頭）新媳婦過門還不到一個月呢。

張 你新媳婦有沒有老大娘的進步？（王不答，烤火）

錢 王來發，我看你老婆就比不上馬大娘。

王 誰跟你說的？（懷念）俺那家裏人決不比旁人的孬。俺娘年紀大，爹又死的早，家裏的活就靠俺一個人幹。自從討

她進門以後，俺可寫意了；整天價她總在地裏忙着，沒等我勸她歇，她總不肯歇的。（突然精神百倍地）種地燒飯，餵牛拾柴火，嘿！真能幹，抵得上一個莊隊漢。晚上還上識字班，學文化，扭秧歌，唱小調……

陳（聽得入神，忍不住地）這樣好的新媳婦，你怎捨得她自動來當兵？

王 爲啥捨不得？當解放軍是爲咱自己求翻身解放呀！

郭（有意啓發陳）陳英德，王來發跟我們參加解放軍，都是爲着自己求翻身解放，你當國民黨的兵是爲着什麼呢？

陳（有點莫名其妙）我……當國民黨的兵……是……爲什麼？……

郭 嚶，你想想看。

陳（糊裏糊塗）當兵就是當兵，誰也講不出什麼大道理，要說的話也只有一個。

張 那一個道理，你說。

陳 叫做『扛槍吃糧』。

郭 照你這樣說，你是爲着吃糧自願去扛槍當兵的了。

陳（搖頭）王八蛋才甘心自願去當兵。

郭 那末你到底是怎麼去的呢？

陳 我是……（不講下去，抽煙）

張 你是不是給蔣介石抽了去的？

陳 我……忘記了。（抽煙，開始思索起來）

張 你忘了，哼！我可一輩子也忘不掉。保長抽了抽到我頭上，我娘死也不讓我去，保長用粗大的麻繩把我綁起來，

我娘跪下來求，還給他們打得滿臉是血……（難受地）

錢（對張）你這點苦算得什麼！我父母只有我這個兒子，保長要抽丁，家裏只得把僅有的三畝田賣掉，把錢給保長才留下我。（火光照着他激憤的臉）過不到三個月，保長又來抽我了，把我抽到師管區了……。

錢兆勇悲傷地低頭不語，大家也很難受，低頭烤火，有的激憤，有的嘆息……陳英德也有所思地沉默着。

張 我們大家都是受蔣介石壓迫的，我看陳英德就不同。

錢 他倒像個大財主。

陳 瞎說！我也是個窮人呀！

張 一點也不像窮人，（對錢）我看他一點苦也沒受過。

陳（質問地）我沒受過苦？

錢 嗯，你是一輩子享福的。

陳（又質問錢）誰看到我享過福？我我……（想起過去的事，一陣心酸）我也像你們一樣給抽丁出來的啊！

錢（對陳）我們所受的苦，你恐怕連聽也沒聽過，我在中央軍那連長，整天罵我們狗熊……

張 罵狗熊還算小事，我那連長三句話不對就給你一頓打……

陳（插進來）你們這點苦算得什麼？我在那邊，那連長才狠呢！動不動就打屁股。有一次我帶了花，包紮所還不替我包紮，我報告連長，連長還打我，說我不服從命令，自己下火線。……

錢（對陳）你這話恐怕有點吹牛。……

陳 吹牛！（捲起褲管）傷疤還在這裏，你們看。……

張 這傷疤恐怕是假的吧……

陳 （把半截香煙往地上一丟）假的！娘賣屍，誰說是假的啊！（激憤異常，對大家）誰說我是大財主？（慢慢的想起來，傷心地）我也是個窮苦的種田人啊！吃了上頓愁下頓，一年苦到頭，後來保長把我抽丁去了。家裏剩下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娘，沒人養活，後來聽說自個上吊死了！我在中央軍裏，也是穿不暖吃不飽，唉！（拭淚）講起來真傷心啊！我離家以後，我娘沒人養活上吊死的時候，我偷偷寄封信回家去問一下，想不到給連長發覺了，說我想開小差，把我打了三十下屁股，打得我血淋淋的，躺在床上半個月不能下床。……（大家靜聽着，這時候李如林捧着一堆草進來，一聽到陳的話，像木雞似的呆住，陳沒看到他，仍滔滔不絕，流着眼淚地說下去）剛才你們問我，在國民黨當兵是爲着什麼，我想來想去總想不出什麼道理。在那邊，當兵的只有做當官的奴才。……（吐了一口痰，又要說下去）

李 （忍不住）陳英德！（大家回頭看他）

陳英德看見是李如林，有點愣住。李如林突然靈腦袋挨了重重的一拳，呆站在那裏，臉色很難看，腳跟似乎站不穩，手上的草掉落在地上。

郭 （走到李面前）李如林，你怎麼了？

大家都奇異地看着李如林這反常的神態。

李 我……（一時回答不出來）

郭 你爲什麼？……

李（摸自己的前額，偷望陳英德）我……我……

張（走到李面前）你是不是生病了？

李（只得裝病）嗯……身體有點不舒服。

郭 你快歇吧。（對陳）你剛才所說的苦都是真的，現在你回到人民隊伍裏，就應下決心幹。

錢 對對！

陳（含糊地）嗯……

張 陳英德，你剛才說了心裏話了，我唸段快板來表揚你（說板）剛才來，又怕殺，又怕埋，訴苦訴出苦根來，原來回到自己家裏來……

錢 對！我們從前在國民黨裏當兵，現在到解放軍，就應該換換心，換換心，拿出舊心換新心，拔了舊腦筋換上新腦筋。

陳（模糊地）嗯……

汪金生上場。

汪 王來發，洗腳水攪好了，走吧。（王拿起背包、槍，下場）老郭，隔壁的房子打掃好了，我和小張，錢兆勇，王來發四個人住一間，你們三個住這裏。

郭 好的。（攪地舖，汪下場）快睡吧。（陳和李打開背包。郭對馬）我們一道洗腳去，今晚你就睡在這裏。

虎 睡得下嗎？

郭 睡得下睡得下。

虎 那俺告訴咱班長，說俺睡到這裏來了。

張永標拿起槍、背包下場。

郭（對馬）我們洗脚去。

虎 好的。（下場）

郭（掏出兩包香烟）陳英德，你烟癮很大，我把我的殘廢金買了兩包香烟送你抽。

陳 我不要我不要……

郭 拿去抽吧，有烟癮的人沒烟抽是很苦的。（把烟往陳口袋裏一塞，下場）

李如林望着郭竹明下場後，便回過頭來，暴躁地質問陳英德。

李 你這糊塗蟲！你這……

陳（有點莫明其妙地）什麼？

李（大有莫名其妙三千丈之概）你剛才跟他們說了些什麼話？

陳（似乎也忘了自己剛才會說過什麼）我剛才……

李 你向他們訴了一堆苦。……

陳（否認地）我訴苦？……

李 你沒訴苦嗎？我明明聽見。……

陳 放屁！我跟誰訴苦了？

李 看你這隻糊塗蟲！

陳 你才是糊塗蟲！現在又沒開訴苦大會，這裏也不是訴苦大會的會場，我訴個屁苦？

李 你剛才所說的那堆話，正是他們八路要你在訴苦會上講的；什麼『我們當兵的是當官的奴才』哪！什麼……

陳 我說這些話也不存心訴什麼苦，這些句句是真心話。……

李 那末，你，你……（焦灼地）你是跟他們八路一鼻孔出氣了。……

陳 我也沒有這個打算，我是把過去的事拿出來聊聊。

陳英德低頭思索，李如林很憂愁地望着他，半晌。

李 （已感到自己的危機，憂愁、擔心，還有點懼怕，聲調發抖着）陳……英……德……。

陳 什……麼事？

李 你，你……（帶着乞憐、悲哀的聲調）你……是……要……跟他們站在……一邊……了。

陳 （低頭，自言自語似地）我也沒存心幹共產黨。

李 （帶點哭腔）陳……英……德……

陳 （淪進深刻的思索裏）嗯……（皺着眉頭，沉思）什……麼……事？……

李 陳英德。

陳 （好像沒聽見似的，眉頭皺得更緊，低頭）嗯……

李 你怎麼不開口哪？

陳 （自言自語）我在動腦筋。

李 你想什麼啊！

陳 我想……怪！真怪得很！

李 什麼怪？

陳 （聲調沉重地自語）聽到老馬出伏的事，聽到王來發參軍的道理，聽到同志們的話，……我……我就慢慢的想起自己來。……（停了一下，突然抬起頭來，嚴肅而沉痛地）李如林！我離家當兵五六年，今晚上我才第一趟記起自己原來也是一個老百姓！（突然抽哽起來）我也是個受人壓迫的窮人啊！我在國民黨裏是爲我仇人打仗的啊！

李 哦！（呆呆地凝視着他，像突然不認識似的）你……（略停了一下才講出話來）我們講好的事，你完全變卦了？

陳 那件事？……

李 你是抱定主意在這裏幹一輩子了。

陳 這個……（還在猶疑）我還沒這個打算，我只說這個部隊倒有點道理，我先看個清楚再說。……

李 （知道勉強不得）也好，你看吧，你看好了，給你倒臺的事還在後面呢。（替自己留條後路）你溜不溜都隨你的便，可是我們這把兄弟的交情是不能忘掉的，我這個上尉指導員的來歷，你可不能糊裏糊塗的亂說呀！

陳 這個你放心吧，我是要慢慢看個清楚再說，我可還沒真心幹共產黨，我還是我，他們還是他們。

李 （稍微鬆了一口氣）這話就對了，他們究竟是他們，我們到底還是我們。

郭竹明和馬二虎洗好腳上場，馬在門角草上躺下。

陳 班長，快來睡吧。

郭 （因擺子發作，聲音抖得厲害，全身也抖着）好，睡吧，我擺子來了。……（蓋上被）

李如林蓋上被，閉上眼，裝着睡了的樣子。

陳 （注意到郭竹明）班長，你……你擺子可厲害。……（爬起來）這可怎麼辦？

郭 沒關係，等明天再說。……

陳 （關心地）我上門診處給你拿奎寧去。

郭 （苦笑）別去，我這是老毛病。（閉眼）時間不早了，快

睡吧。（吹熄燈）

陳英德睡下。屋裏暗下來，風雨聲已完全靜寂。慢慢地，門外天空上，呈現着曙明。隔房裏張永標忽唱起小調，汪說：『別唱了，人家要睡覺了。』小調聲沒有了。郭竹明在被窩裏呻吟着，陳英德忍不住地伸出頭來看看他，忽然，他披起衣服，向門外走下。李如林偷偷地抬起頭來，四面看了一下便輕手輕腳地爬起來，偷拿起郭竹明的槍，忽然張永標又唱起小調，李嚇了一跳，但終於鎮定地偷下槍上一個零件，然後把槍放回原來的地方，忽然張永標又說快板：『蔣介石，老命苦，打敗仗，沒辦法，哭啼啼，嗚嗚嗚。……』汪聲：『小張，別吵了，快睡吧。』李如林回舖位睡下，張永標還在說快板。

郭（被吵醒過來）小張！你還吵什麼呀！（抬起頭來，忽發現陳英德不在，爬起來，疑惑地向四面看看）噯！陳英德那兒去了？（喊）陳英德……

汪聲：什麼？陳英德不見了？

郭 噫，不知道上那兒去了？……

馬二虎也爬起來，汪金生披着衣服上。

汪 老郭，他到底上那兒去？……

郭（沉思地）三更半夜裏，有什麼地方好去呢？

汪 恐怕是開小差跑了！

張永標也上來。

張 什麼？開小差了！

郭 開小差？不會的吧。……

虎 這隻狗熊！解放軍好好待他，他偏自找死路，你開小差：

老子抓你回來。……（拿起槍，剛衝到門口，陳英德進來，手上拿着一包東西）

陳 （看見大家的神色，有點驚奇地）嚶！你們——

郭 你上那兒去的？

陳 我看班長的擺子來得厲害，心上很不過意，便上門診處領奎寧，預防明天擺子再來。（把紙包給郭）等擺子過去就吃吧。

大家 哦！

陳 你們爲什麼？

大家 哈哈……

（轉暗）

第 二 場

在縱深的防禦陣地，郭竹明帶領他的班駐守在這裏。靠舞合後方有一道並不高的山坡，右角有株大樹，張永鏢站在樹旁一塊樹蔭上，向敵人方向眺望。一班人掘着簡單的工事防守着，零星的砲聲傳來。

大家鎮靜而安閒地談着，張永鏢大概觀望得有點不耐煩，便唱起歌來。

郭 小張，好好的觀望，你知道不知道上級給我們的任務是多重大的。

張 （正經地）我知道，我早就下了決心，要和這陣地共存亡。

郭 對！（回頭向大家）你們有沒有這個決心？

大家 有！

突然，一顆子彈『拍』的一聲打在王來發身旁的樹幹上。

王 哎呀！（頭埋在地上，有點慌）我……帶……花了沒……有？

郭 （詳細一看）沒有沒有！子彈沒長眼睛，不那麼容易就打到人的。來，換一個地方好好蔭蔽。（找地形讓他伏着）

張 （對王）慌得這樣兒，真是屁毛灰。……

郭 （制止他說下去）初次上火線，那個沒慌過。……

張 我初次上火線就很有種。……

郭 喂！好好觀望，別光說閒話，等會兒敵人到你跟前，你還不知道呢。

張 放心，敵人無論怎麼刁，也逃不出我這兩隻眼睛，我這雙眼睛叫做千里眼，比望遠鏡還靈光。

郭 小張，別亂彈琴了。……

一顆砲彈在附近爆炸，冒出一陣烟，大家稍微緊張起來。

王 郭班長，我在這裏不要緊吧？

郭 不要緊，你看，敵人砲火轟了半天，連我們一根汗毛也沒碰斷。

王 （壯起胆子）對！

槍砲聲漸漸低下去。

陳 砲彈炸高不炸低，炸不到我們的。

張 就是炸到我面前我也不怕。

陳 有一次，砲彈在我面前只有一米達遠爆炸，我臥倒在地

上，旁邊炸成一個大洞，我全身埋在泥土下面，連皮都沒擦到。

張 這算得什麼？我有一次才險呢！（很正經地，並不像開玩笑的樣子）有一次打阻擊，敵人砲火很猛烈，一個砲彈——，直向我面前飛過來。（用手比着）我左右都沒地方好蔭蔽，就是要蔭蔽也來不及了。這顆砲彈可像跟我前世結下了什麼冤仇，不偏不倚的向我胸前打過來，我急得快叫聲『我的媽呀！』那顆砲彈已經到我的眼前了！（非常緊張地）眼看我快要坐飛機那！想不到就在這當兒，這顆砲彈偏偏轉個彎，從旁邊飛過去了！（透了一口氣）嘿！

大家 哈哈……又亂彈琴了！

張 （硬要爭辯）亂彈琴就是小舅子！

郭 （也不跟他爭）是真的，就算是真的吧，你快好好觀望，別爭了！

張 是的，班長。（觀望敵人）

郭 （發現李如林不講話，和平日有點異樣）李如林，你怎麼老不講話呀？

李 （有點窘）我……

郭 怪！你今天為什麼跟平常不相同了？

汪 對了，像有什麼心思。

李 這個……（急恢復常態）這個是我的老牌氣，打仗的時候不喜歡開口講話。……

張 （又插進來）這可不大好，在戰場上，嘴巴也有嘴巴的用處。……

陳 打仗也靠嘴巴打的嗎？

張 對！比如敵人給我們打得沒辦法的時候，我們就要靠嘴巴了！（喊）蔣軍弟兄們！快放下武器，我們寬大。……這麼一喊，有時候整連整營的走過來，這就叫做不打『啞巴仗』。

錢 對！我就是在魯南戰役給這麼喊過來的。

天空有飛機聲。

郭 飛機，蔭蔽好，別給發現目標了。

張 我對飛機可一點也不怕，倒歡迎他來轉一轉。

陳 爲什麼？

張 蔣介石的飛機，好幾次叫我開了洋葷。（與高采烈）宿北戰役的時候，敵人被我們包圍在峯山，飛機接濟他們的牛肉罐頭，美國香烟……一古腦兒落在我們的陣地；嘿！你們想想看，這怎能少得了我一份？魯南戰役包圍棗莊的時候，我也吃到牛肉罐頭。（向天空喊）喂！再丟下幾個牛肉罐頭好不好？……

錢 你別亂喊，給發現目標，它還要下蛋給你吃呢。……（飛機在附近掃了一陣機槍，大家蔭蔽着，飛機又飛遠了）小張，（開玩笑地）牛肉罐頭吃到了沒有？

張 （忽然大叫起來）飛機上掉下什麼東西了？

汪 傳單傳單！

從天空掉下一些傳單，張永鏢在樹根上接着一張，其他散落在地上。

張 （唸傳單）國軍弟兄們！你們要勇敢作戰，消滅共產黨，

要是當了俘虜就要給活埋剝皮……（對大家）還是老一套！（快板）飛機飛機，活埋剝皮，你，放屁放屁！

傳單又掉下幾張。

郭（拾起一張來唸）……國軍弟兄們，當了共產黨俘虜，他們就要逼你上第一線，打肉球戰術。……

張 又是老一套！

郭（向陳）你相信不相信這一套？

李如林很注意郭和陳的談話。

陳（不自覺地把眼光轉到李如林身上）我也早聽過什麼『肉球戰術』的……，過去很相信，現在倒有點不相信了。你班長，副班長，都是老八路，不是跟大家在一起，並沒到第四線嗎？（對李）你說是不是？

李（強作鎮定地）是是……

錢 我們這裏打仗，連指導員也跟當兵的在一道，我從前在國民黨裏，當官的，他媽的！……（鄙夷地吐了一口痰）呸！

郭 他們當官的怎麼了？

錢 當兵的給他們八個大字，叫做『小官督戰，大官不見』。

陳（點頭）這話是真的。

張（摺起傳單）郭班長，把傳單給我。……

郭 給你幹什麼？撕掉算了。

張 嚶！這傳單也有它的用處。

王 什麼用處？

張（把摺好的傳單往屁股一擦）擦屁股！

大家 哈哈……。

大家笑的時候，陳英德却緊皺着眉頭。

郭 陳英德！

陳 （重大的心事壓在心上）班……長。（抬起頭來，很嚴重地）班長，我問你一個問題，國民黨說的『肉球戰術』完全是假的嗎？

郭 當然是假的，難道你還沒看清楚？

大家都覺得陳英德這態度異於平常，所以都很注意他，李如林更是提心吊膽地注視着，還偷偷用眼色向陳示意。

陳 爲什麼共產黨打仗，連當官的也不怕死？連老百姓出仗也是自動的？

郭 這就是因爲我們是人民軍隊。（耐心地說服）我們不論當官的當兵的，都一樣共同爲老百姓求解放，他們跟我們也都是老百姓。打仗、出仗，一切工作都是爲了共同的目的。

陳 （聽出有點道理）哦！（輕輕地點點頭，很有意味地）大家……都一樣……是老百姓。……

郭 不錯，你想一想，你自己是不是一個老百姓？

陳 （肯定地點頭）是的！

郭 在國民黨裏就和我們相反哪！……

錢 對！他們打仗完全是爲當官的利益，他們壓迫老百姓，剝削老百姓，抽丁抽老百姓，抽老百姓來打老百姓。他們官越大，洋財洋房汽車金條就越多，所以官越大就越怕死了。

陳 （領悟地）哦！原來是兩種軍隊不相同，在那邊打仗是爲當官的，在這裏是爲自己找活路的。

大家 （除李如林外）對對……。

槍砲聲很低了。

陳 有道理。（眼光轉到李如林臉上）李如林！

李 （嚇了一下，但仍強作鎮定地）什……麼？

陳 以前政訓員說的話都是騙我們的。……

李 （含含糊糊地）嗯，大概是……

陳 那些什麼『肉球戰術』的話呢，你到底還相信不相信？

李 （一時不知如何回答）我，我……

大家都有點奇怪地看着李，郭逼近他一步。

郭 你難道還相信嗎？……

張 怪！他倒有點相信的樣子……

李 我相信？（已發覺到大家眼光正在包圍着他，知道稍微不愼就要露出馬脚，馬上就——）哈哈……我相信？……哈哈……

陳 （意料不到他會來這麼一着）你笑什麼？

大家也奇怪地看着李如林。

李 （仍笑着說）哈哈……國民黨的政訓員，牛皮膏藥實在賣得太不高明了。（對陳）我們過去都上了他們的當，現在……現在，我們就……

正當李如林找不出適當的話，大家都奇怪地瞪着他的時候。

張 （頗緊張地）同志們！注意……

張永標的話還沒說完，一陣機槍聲，砲聲……都響了起來，

大家緊張地伏在工事上，向敵方瞄準。

張（站在樹樁上，一面觀望，一面——）好像敵人又重新上來了。

郭 小張，你下來讓我觀望。

張 好！（從樹樁上跳下來）

郭竹明很快跳上樹樁，槍砲聲又慢慢地低下去。半晌後，指導員從敵方旁邊上來，右手提着盒子槍，左手帶了花，血還在流着。

大家 指導員！

指導員從口袋裏拿出綁帶來包紮。

汪 你帶花了！我來替你包紮。

指導員走近汪的位置，讓汪包紮。

指 前面的敵人又給我們打退了！不過，他們馬上還會碰上來的，你們有沒有把握守住這陣地？

大家 有！

指（微笑地點頭）好！

張 指導員，你手上怎麼帶花的？

指（忍着痛）手掌給一顆子彈打着。……

錢 血流得可不少啊！

陳（很關心地）指導員，疼不疼？

指（苦笑地）怎麼不疼？

陳 指導員，你該到後面包紮所去。

指（搖搖頭）用不着，這點輕花算得了什麼？『重傷不哭，輕傷不下火線』，這正是我們的優良傳統。

大家感動地看着指導員，李如林裝着瞄準敵方。

郭 前面的情況怎樣了？

指 （傷口已包紮好）敵人已給我們打下兩次了，現在又在組織兵力，打算再來。郭班長（指示着）我們可能讓敵人衝過前沿，讓我們左右翼來個迂迴包抄。你們三班任務就是要把敵人殲滅在這陣地之前。敵人衝到五十米達左右，你們就要集中火力把他們壓下去，假如他們還硬上來，就要上刺刀反衝鋒了。

郭 是！指導員！

指 （走近王來發，拿起他的槍來看看）初次上火線，怕不怕？

王 起初有點怕，老同志幫助我，我就不怕了，再說打仗為咱自己翻身，還怕什麼？

指 （把槍還他）對！（鼓勵地）王來發！把槍好好地瞄準反動派的頭，打仗是保衛自己的田地，保衛自己的好日子，也是保衛你的老婆呀！

王 （有趣地笑笑）對！蔣介石不打倒，連家裏的好老婆也保不住了！

大家也有趣地笑了一笑，指導員走近陳英德。

指 （對陳與李）這是你們解放以後，第一次參加戰鬥，好好地幹吧！

陳 是！

李 是！

槍砲聲漸漸響起來，大家情緒也漸緊張起來。

指 同志們，注意！準備好！（走向來路）我要再上前面去。

汪 指導員，你手上的花。……

指 不要緊。……

錢 （指他的手）你看血還在流着。

指 不要緊。（欲走）

陳 指導員！

指 什麼？（站住）

陳 （感動地）你別再上前面去了，血流得這麼厲害，不疼嗎？

指 陳英德，敵人還沒有完全解決，連長一個人忙不過來，我非上去不可。

陳 （關心地）可是你的手可怎麼辦？

指 沒大問題，你放心吧！（對大家）同志們！（熱烈地）蔣介石這隻狗熊對我們老百姓的禍害太大了，這個賣國賊不打倒，老百姓一輩子也不能翻身。同志們！全國人民都盼望着我們，我們一定要完成任務，為人民立功的時候到了！

大家 （響亮地）是！

指導員走下去，槍砲聲和剛才一樣不高不低地繼續着。

汪 （驕傲地）你們看，我們的指導員多好！這種人只在我們共產黨裏才有。

錢 在國民黨裏……

張 雞巴！

陳 （衷心地欽佩）這樣的長官，我聽都沒聽過。

郭 指導員連帶花都不下火線，我們不好好地幹，心裏能過得去嗎？

大家（熱烈地）對！好好地幹。……

槍砲聲近了，大家情緒也跟着緊張起來。

張（焦急地）郭班長，敵人快靠近了沒有？

郭（一直望着）別急。

汪 有多遠了？

郭 慢慢地運動過來了。

錢 班長，開火吧？

郭 慢慢……

槍砲聲更近了。

郭 準備好！敵人靠過來了。……

張（也看到）來……了。

汪 來得好，老子等了大半天了。

槍砲聲更近更猛烈。李如林突然向前躍進。

郭（大聲地）李如林！

李（就在前面一個位置伏下）班長。

郭 爲什麼跑到前面？

李 我在這裏，瞄準便當些。

郭 別自己亂動，聽指揮。

李 是。

郭 大家注意！

槍砲聲更近，從大家臉上，可看到敵人也漸近了。

郭 準備好……。

李如林又突然向前躍進。

郭（大聲喊）李如林，李如林！……

李一直向前躍進下去，槍砲聲更猛烈。

汪（大聲）李如林，李如林！……

錢（大聲）李如林！……

郭（大聲）你上那去？……

陳（也叫起來）李如林！……

郭（舉起槍）你逃！（開槍，子彈打不出）怪！打不出！
（又開一槍，仍打不出，十分着急）又打不出，老汪，快開槍！

汪（開槍）媽的格戾！打不着了！

郭 同志們！敵人靠近了！開火！（跳下樹樁）

大家一齊開火，槍砲聲，嘈雜的喊聲，混成一片。同時，郭竹明仔細地檢查槍。

郭（大怒）混蛋！誰偷去一個零件了！（只得拿起手榴彈準備衝）……

一片混戰聲，敵人喊殺聲可聽到。

郭（上刺刀）同志們！上刺刀！

大家 好！（插上刺刀）

郭 先拚手榴彈！一二三！

大家的手榴彈齊向敵方扔下去，台後發出一陣『轟隆』的爆炸聲，同時，很快地大家躍出工事。

郭 同志們！為人民立功呀！（衝下）

大家一聲喊：『為人民立功呀！』衝下。上面一片喊殺聲，拚刺。

刀聲。慢慢地，這些聲音漸遠下去，那顯然是敵人被打下去了。又是一陣『追呀！』『快繳槍呀！』……的喊聲。台上沒有人，只有黑烟迷濛，流彈飛馳。殺聲，槍砲聲。漸遠，半晌，馬二虎和另一民工老高，從右角慢慢地上來。

虎（伏在山坡後，對伏在樹後的老高）老高，好好上前搶救傷員呀！

高 前面砲火還猛得很，咱先等一等。

虎 好的。（兩人蔭蔽着）老高，走吧！別讓傷員躺在前面沒人救。……

高 是，咱民工也要在火線上立功呀！

馬二虎追下去，老高跟着下。一會兒後，敵人方向的台後有人聲。

聲 俺背你下去。……

聲（痛楚地）我……太感謝……你……了……

聲 別說客氣話了。……

聲（痛楚地叫喊與咒罵）哎喲！媽的格辰……這一刀刺……得我好疼……呀！……

聲 同志，忍一忍，俺把你好好地送到醫院，你放心。……

馬二虎揹着陳英德上場，陳的腿上中了一刺刀，血在滴着，剛到台口，有飛機聲。

陳 老……鄉……

虎（台口沒有蔭蔽的地方，只得匍匐着把他揹到樹下）別響！頭上有飛機。

陳（很感激地）老……鄉……我……這條命……是你……救出……來……

的…呀！……

虎 你打仗爲咱翻身，俺上火線救你是理應當的。

陳 （非常感激地握着馬二虎的手）你…是…我救…命……的
恩人，……我死也忘不了你。……（激動地）我剛給……
解放軍俘虜……的時候，……你們恨我……恨得要吃……
我的肉，…現在…你…冒死上火線…來救我的命。……

虎 陳同志，你從前是爲反動派打仗，是老百姓的仇人，現在
你參加解放軍打反動派就是咱的恩人呀，俺就是死也要把
你救下來。

指 導員上場。槍砲聲已全停，只有飛機仍在胡轉。

指 （在陳的跟前伏下）陳英德同志。

陳 指 導 員！……

指 傷口痛嗎？

陳 （咬住牙）沒……什麼。……（其實是痛得很厲害）

指 你一連刺死了兩個敵人，該記上一個功。……

陳 功，……我也有功勞？……（搖頭）

指 不錯，你第一次參加戰鬥就爲人民立了功，我特地抽空來
慰問你一下。

陳 指 導 員，李如林抓到了……沒有？……

指 這傢伙跑了！

陳 跑了！哦！…指 導 員，（大聲，沉痛地叫起來）我…不能
…算…有功。……我，我……有罪呀……

指 罪，你有什麼罪？

陳 （哽咽地）李…如林我放跑了。……老鄉，我…替反動派

打過仗，……我到了解放軍……還偷老百姓的錢，……還想……開小差，……我還……沒把……舊的心……換新心。……

指 陳英德，這些過去的事都是反動派逼害你的，……只要以後好好進步，你還是個人民的好子弟兵。（脫下大衣）你穿上。（披在陳的身上）

陳 我……不穿……

指 穿上，路上天氣很冷的，別凍壞了傷口。……

陳 你自己的傷呢？

指 我一點兒傷不要緊，右手還可以開槍，我還有事上前面去。

指導員向敵方下去，陳拿起大衣。

陳 （突然對馬）老鄉，我還……要上……前面……去，……我要……真心真意地幹解放軍了，……我完全明白了，解放軍真正是我們自己……的隊伍了。……

虎 你腿上帶花了！

陳 哦！（失望地嘆口氣）等……我傷好之後，……我要……堅決……的……把舊心換新心……堅決幹……下去！……

飛機聲沒有了，馬二虎措着陳英德下場。

（幕落）

第三幕

第一場

時間 第二幕第二場後約一星期。

地點 離馬二虎家約五六里路。

佈景 在五百多尺高山頂上的莊子。舞台的正面是天幕，左面約佔舞台的三分之一，是間房子的一角，屋裏有桌椅等。房子右堵牆有一個門通外面（佔舞台的另三分之二的曠場），房子裏中間一門通裏室。

舞台那另三分之二的戶外，便是山頂的邊崖，遠望出去，羣山峯罩在天空一片烟霧中。這邊崖有樹木與岩石，但都是平坦的開闊地。

幕開的時候，劉忠源和黃金川在挖工事。西沉的晚霞，映

紅着遠處的山峯，西北風可怕地呼嘯着。瘦小的劉忠源在這山頂上，被風吹得搖搖晃晃地，天氣寒凍，精神疲乏，他拚命咳嗽，咳聲夾在呼嘯的狂風中，很慘厲。

黃 老劉，老劉……（劉還是咳着，講不出話來）老劉，（憐憫地撫他的肩）唉！西北風這樣大，……（指屋裏）先到屋裏避避風吧。

劉 （搖頭）工事還沒做完，排長馬上就要來查的。……

黃 咳得這樣厲害，再挨西北風，要咳死的呀！

劉 咳死就咳死！（用拳頭輕輕地捶着自己的胸部）死總比這樣活受罪強。……唉！這個仗不知道打到那天才有個盡頭，不知道那天才能回家呀！？

黃 回家？別做夢了！

劉 黃金川，（哽咽地）我劉忠源把心頭的話都告訴你吧：我父親早死了，母親已經六十多歲，我大哥早在兩年前也給抽丁抽走了，現在她老人家不知是死是活了。……（咳）我……自己也病得剩下半條命了，……要是不能回家，……我活着也……沒意思。……（咳得說不下去）我……

正在這個時候，排長由屋子後面上場，他一聽到劉的話，便躲在屋後，伸出頭來聽。

黃 回家的事不用談了。……

劉 不回家……我只……有死。……

排長突然衝到兩人面前。

黃 （急站起來，立正）排長！

劉 （同時立正，止住咳）排長！

排 （怒狠地瞪住兩人，語氣放得很和緩）你們談什麼？

劉 （窘極，一時回答不出來）我們……我們……

黃 （急接劉的話）我們談做工事的事。……

排 （笑）你們倒滿認真做工事的……

黃 是的，排長。（有聲有色地比劃着）我們打算把樹木砍下來當鹿柴，把工事挖得深一點，做得更牢，叫匪軍沒法子衝上山頂。……

排 （出其不意地打了黃一個耳光）混蛋！

黃 （毫無預防地，被打得向後踉蹌數步）啊！

排 媽的格戾！撒謊騙長官，我在屋子後面偷聽半天了！

劉 （驚訝地）哦！

黃 （同時）哦！

排 （兩眼狠狠地瞪在劉的臉上）你懷的好主意！

劉 （全身哆嗦着）排……長。

排 （緩慢，低沉的語調）你想回家嗎？

劉 我沒有，排長。

排 別騙我，我在屋子後面聽得清清楚楚了。

劉 我……我……（驚慌萬狀）我，……排長！……（咳）我……我是說着……玩的。……

排 （很和氣地）你身上有病，槍桿扛不動，要是真的想回家的話，我們是可以商量商量的。

劉 排長，我不敢。

排 （笑）噯！你爽快地說吧，要是真的不能當兵，我們也不會硬要你當的。你這身瘦骨頭，上火線也只有白送

死。

劉 是的，排長。（咳）我……這癆病……

排 嗯，像你這種癆病鬼，還是送回家的好。（向黃）你說是不是？

黃 （立正）是！排長！

排 （向劉）你盡可把心思講出來，我担保你，只要理由充足，回家是有巴望的。（坐在石頭上）

劉 （略近排長，乞憐地）排長。（指右肺）我這肺快爛了，現在連拿鋤頭做工事的勁兒也沒有，更別說扛槍打仗了。……（咳）排長，……（無比的誠懇）求你在連長面前說個情，我永世不忘記這恩典。……

排 你要求回家去？

劉 （咳着點頭）嗯。

排 這就是你的心裡話嗎？

劉 是的！排長……

排 （猛的站起來，一拳打在劉胸上）老子讓你回去！

劉 哎呀！（往後一顛，撲倒在石頭上，摸住被打着的地方，慘厲地咳着）哎……喲！……

排 媽的格辰！原來你想回家呀！做了一天工事還沒做好，還想開小差。（同時對黃）今晚上要是不趕好，明天就槍斃不容情！

劉 （伏在石上，咳着，呻吟着）哎……喲！……

排 （嚴厲地）站起來！

劉 排長，我……（無力站起來）

排（更嚴厲地）站起來！立正！

劉（掙扎着站起來）哎……喲！……（吐出一口痰）

黃（急一把扶住他）老劉！（譏諷地）排長！我們都是中國人，中國人對中國人何必這樣很！？（扶劉坐下）

排 閉住你的嘴！

黃 是！（緊咬着牙根）

正當這個時候，連長上場。

排（立正）連長！

黃（同時立正）連長！

連（指劉）怎樣了？

黃 做工事太賣力，身上有病，排長又打他。

排（怒視着黃，搶說下去）報告連長！他們兩人做工事，光是閒談，我來監督一下。

連（看看工事，又望望山下）這裏是五百尺高的山頂，匪軍要爬上來是不容易的，只要我們工事做得牢固，一定可以叫他們滾到山下去的。

排 是！

黃 是！

連（對劉）你叫什麼名字？

劉 叫劉忠源。

排 是新兵，才來一個多月。（劉咳）

連（不高興地）你爲什麼老是咳嗽？

劉 我……有……病。……（咳）

連 不准咳！

劉 是。（但仍忍不住的咳）

連（厲聲地）我叫你別咳，你還是咳！

劉 是，連長。（忍住咳）

連 這樣的病夫，真是丟了國軍的臉。（吐了一口痰，用手帕按住鼻子）中國人就是太不講究衛生，所以才會生肺病。
（走向屋裏，到門口又回頭來對排長）前天抓到的那個小孩子，你審問過了沒有？

排 審問過一下了。

連 怎麼樣了？

排 他一口咬定不是八路，不過他身上明明有八路的傳單。

連 把他押上來，讓我問問。

排 是！

排長由屋後下場，連長進屋裏去。劉忠源看見他們兩人下場之後，人往石上一撲，咳聲爆發起來，西北風陣陣地呼嘯着。

黃（悲測地撫着他的肩上）老…劉！

劉 哎…啲！（呻吟）

黃（從口袋裏拿出一塊八卦丹）吃點八卦丹吧！

劉（咬了一塊八卦丹，咳聲漸止，但仍喘着氣）黃…金川，……（吃力地拿起鏟子）快趕完工事…要不…明天……就要挨…槍斃了。……

黃 別管他！（搶下他的鏟子）喂！你知道連長要審問誰嗎？

劉 審問誰？

黃 一個小孩子。

劉 小孩子？

黃 看起來才有十三四歲的光景，聽說是什麼八路軍的兒童團。

劉 兒童團？這是攪什麼玩意兒的？

黃 （機密地）我拿一件東西給你看。（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傳單）就是這個玩意兒。

劉 什麼？

黃 （低聲）傳單。

劉 （接過傳單）你那攪來的？

黃 就是那個兒童團偷貼在路上的。你唸唸吧！我還沒看呢！

劉 哦！我來唸唸，你看風，別讓排長碰見哪！

黃 好！（四面望望）沒有人，你唸吧。

連長在屋子裏看牆上的地圖。

劉 （低聲唸）國軍弟兄們！你們本來也是老百姓，你們家裏也有父母兄弟，你們來當這個兵，替蔣介石送死，難道是情願的嗎？（沉痛地唸着，還輕輕地咳着）你們遠離了家鄉，遠離了父母兄弟，是爲着什麼呢？你們打死了，是爲着什麼呢？……

黃 （慨嘆）當這個兵是爲着什麼啊！……

排長推小毛由屋後上場。

劉 （一眼看到排長，急制止黃說下去）排長！（手上的傳單不知道放在那裏好，要放進口袋裏，鈕扣正扣着）傳……單！……

黃 （急）快藏起來。……

劉忠源於慌忙中只得用拿傳單的那隻手握起錘子。小毛兩隻

手反綁着，比在第一幕消瘦，衣服已被撕得破破碎碎，臉上有塊傷痕，顯然是受過拷打的。

排 （對黃和劉）你們又閒談什麼？

劉 排長，我們正在挖工事。……

黃金川也拿起鏟子來挖。

排 哼！（走近劉，發現他握着鏟子的手裏的傳單）手是什麼東西？

劉 這是……一張紙。

黃金川在一旁，提心吊胆的望着。

排 紙，什麼紙？

劉 一張廢紙。……

排 做工事拿張廢紙幹什麼？

劉 我，我……（咳）我，……（驚慌得說不出話）

排 你到底攪什麼鬼？

劉 （急想出一個理由）我怕手上起泡，用張紙保護手掌心。

連長由屋裏到外面，站在門口。

連 人押到了沒有？

排 來了！

連 把他押到裏面來。

排 是！

連長進屋裏去，排長也把小毛推進去，反身關住門。、_____

黃 （在外面偷向劉招手）來偷聽。……

劉 （很害怕，擺擺手）做工事。……

黃 不要緊。（拖劉靠近門口）

劉（指手上傳單）剛才好險啊！（要把傳單撕掉）

黃（搶過傳單）別撕掉！（指屋裏）這傳單就是他暗地裏貼在牆上的。……

劉（急按住黃的嘴）別響！我們一面挖一面偷聽。

劉、黃兩人邊挖工事邊偷聽屋裏。屋子裏，連長坐在桌子後，排長站在一旁，小毛站在桌前。

連 你叫什麼名字？

毛 我……（望了他一眼，不答）

排 連長問你話，你為什麼不回答？

毛（輕聲地）叫馬小毛。

連 多大年紀？

毛 十四。

連 為什麼通八路？

毛 俺沒有。

連 沒有？哼！

靜場，連長拿根烟來抽，離開桌後，慢慢地走近小毛。

連（哄小孩的）你講出實話來，我就放你回家。你就是通八路，那也沒有關係，你是個小孩子，不懂事上了他們的當。

毛 俺跟八路沒有來往。……

排（暴躁）混蛋！你還賴！

連（瞪了他一眼）在我跟前，沒有叫你講話，你可以不開口，好不好？

排（碰了一鼻子灰）是，連長。

連 （向小毛）你家在那兒？

毛 馬家莊。

連 離這兒多遠？

毛 五六里路。

連 （突然改換了一副非常冷酷的臉色）快老老實實的供出來，要再抵賴的話，（猛的拍了一下桌子）馬上就槍斃你！快說，傳單那裏來的？

毛 俺說的都是實話。（低頭垂淚）俺不識字，把那些紙頭藏口袋裏，俺不懂這就是什麼傳單。（裝着是不懂事的小孩）老總，俺啥都不懂，放我回家吧。

連 回家，好，你等一等。

連長從牆上拿下一根皮鞭，把它用力地放在桌上，小毛身體一震，不禁往後退了兩步。

連 早上挨打過了把!?

排 是的，我已經拷打過一頓了。

連 （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，只對小毛）再不說實話，苦頭還有你吃的。

毛 你打死俺，俺也說不上通八路的話來。……

連 （舉起鞭子）快說！

毛 俺沒有。……

連 沒有？……

毛 沒有呀！……

連 有沒有？（一鞭從小毛頭上打下）

毛 （痛得哭出聲音來）哎……嗚！……

從山下傳來一個女人的啼哭聲，哀喊聲：『小毛愛，俺的小毛愛！娘趕來找你了。』……屋子裏，排長站在一旁，連長手上還攪着鞭子。在外面，黃和劉同情地聽着小毛的哭聲。

毛（哭）娘嘍，快來救救……俺啊。……

黃（指山下）你聽！

劉 什麼？（細聽山下）

那女人的哭叫聲繼續着。她是在焦灼的、悲痛的心情中，困苦地爬着山，她一步一步的爬上來，一聲一聲地哭叫着，西北風也一陣一陣地呼嘯着。

黃（走到邊崖望着山下）老劉，你來看。

劉（跑過去看）什麼？

黃 一個女人爬上山來了。

劉（指屋裏）恐怕是那個小孩子的娘。

黃（望着山下）你看她爬得多吃力。

劉 這山有五百多尺高，爬也要爬半天。

女人仍哭着『小毛愛！你在那兒呀？娘趕來找你啊！……』西北風呼嘯着。

毛（在屋裏，倒在地上哭着）娘嘍！快來救救小毛嘍。……

連 快說實話！

毛（不睬他，只痛楚地哭着）娘嘍！你在那兒呀？……

連 混蛋！（又是一鞭子）

毛（又撲倒在地上）哎……啣！……

山下的哭聲，一步一步地靠近山頂：『小毛愛！娘來救你呀！你在那兒啊！……』

劉 可憐，（望山下）你看她哭得真叫人傷心啊！你看她爬山爬得兩手都流出血來了。（大聲地咳起來）

黃 她又不知道人在什麼地方，在山上亂闖，一輩子也找不着，你看她又找到別地方去了。

女人哭聲向遠處慢慢地消失，因為她轉到別地方去了。小毛伏在地上，漸漸地只剩下嗚咽聲。遠處山峯後的夕陽已經隱沒，天色漸漸地暗下來。

連 （用腳踢踢小毛，小毛不動）把他救醒過來再問問。

排 是。（用茶水噴在小毛臉上）

黃 （側耳偷聽了屋裏情形，對劉細聲地）那小孩給打昏了。

劉 （點點頭）嗯！（輕聲地咳着）

黃 這傳單可講得有道理呀！（拿起傳單看）……你們本來也是老百姓，你們家裏也有兄弟姐妹，你們來替蔣介石送死。……（沉痛地）難道是情願的嗎？……

劉 （難受地）黃金川，別唸了！（哽咽地）你一唸我心上更難受了！（拭淚）

黃 （仍沉痛地唸着）你們遠離了家鄉，你們在火線上打死了，是爲着什麼呢？……

劉 （放下鏟子）天！是爲着什麼啊！（慘厲地咳起來）……

連長和排長走出門來，兩人急拿起鏟子來挖。排長反身把門關住。李如林，穿着『國軍』軍官的制服上。他的神態已和第一二幕完全不同，現在是十足的國民黨軍官的派頭。

排 指導員！

李 （好像沒有看見排長，一直走向連長）趙德龍！團部來的

情報。（把張情報給連長）

連（看了一下，現出緊張的臉色）我們得趕快準備好。（對排長）快把工事趕好，今晚上，說不定明天匪軍就可能進攻到這裏來了。

排是！（對劉與黃）快加緊挖！（指工事處直通到後台地方）從這裏一直挖到前面去，快先從前面挖過來。

黃是！

黃順着排長指的方向下場去，劉也咳着跟他下。

李二排長！

排有！

李連裏傷病號多不多？

排很不少。

李你去統計一下，馬上來報告。

排是！（由屋後下場）

連（憂愁地）傷號沒法子治療，新兵又生病，這怎能打仗。

李（思索地）打仗的時候，傷病號對我們不但無益而且有害。如果我們必須撤退，要把他們帶走也很不方便。

連那只好讓他們當俘虜，我想這些傷的、病的送給他們八路，他們也沒什麼用處。

李（大不以爲然地）你的看法很不對！（教訓的口氣）我這次打進了八路的內部，了解到不少的敵情；我們這些傷的、病的，一落到他們手裏，他們就來一套宣傳，馬上就會使我們的人掉轉槍頭來打我們了。（威嚴地）趙德龍！這次上面特別委任我到這裏當指導員，一切事情你都不能

擅自盲動。

連（唯命是聽地）是是，我一切事情，都完全在你指示下進行。

排長由屋後上場。

排 報告連長，傷病號一齊有三十五個，請示如何處理？

連（向李）請指導員下令處理吧。

李 還能動一動的就強迫他們上火線打，完全不能動的，就……把他們槍斃掉算了！

排 槍斃？

李 不槍斃等他們當了八路的俘虜，他們給八路一換了心就回過槍頭來要我們的命了。

連（對排）你就照指導員的命令執行去。

排 是！（由原路下場）

從黃和劉下去的台後，傳來做工事的『杭唷，杭唷……』聲，以及劉不斷的咳嗽聲，西北風仍呼嘯着。那女人的哭喊聲又在山下迴盪着：『小毛嘍！娘到處找你不到，你到底在那兒呀？……』

連 你聽。

李（望山下）一個女人。（一面看一面說）看樣子是爬上山來找人，不知道找誰？

女人哭喊聲漸漸近上來。

連 你看她爬上這兒來了！

李 找誰呢？

連 大概就是那個小孩的娘吧。

李 小孩？

連 嗯，一個八路的兒童團，偷發八路傳單的。

李 你審問過了沒有？

連 問過了，這小子一口咬定沒通八路。

李 依你看來……

連 我也很難斷定，不過一個小孩子也不是什麼大事情，把他放走算了。

李 （又不以為然地）你可別小看了八路的小孩子，他們那些兒童團的小娃娃可也厲害，打仗的時候，送給養，幫後勤，宣傳工作，樣樣都能攪。

連 不過，現在也沒法子證明他到底是不是兒童團。

李 讓我來看一看。

連長帶李如林進屋子裏去。天色已暗，屋子裏黑黝黝的，李如林一時也看不清小毛的臉孔。天空漸漸地閃耀着星星，下弦月慢慢地透出雲圍，景物都籠罩在朦朧的夜色中，這時候，那女人哭聲又遠遠地傳來：『小毛噯！你在那兒呀！……』

連 喂！（用腳踢小毛，小毛呻吟着不動）

李 （俯身拉起小毛）喂！（用力搖晃着小毛的身體）快老實供來，為什麼幫八路發傳單？……

毛 （呻吟着）哦…哦……

李 （拉他坐在椅上）坐下。（小毛坐下）你不用怕，好好回答我的話，你叫什麼名字？

小毛仍呻吟着不答，啞場。那女人哭喊聲近上來了。在門外，那邊崖頭，慢慢地露出一個人頭，她使盡全身力氣地爬上來

了，但她尙未到台前，觀眾只可看到在後台口，於朦朧月色下，一個女人的影子，披頭散髮，在狂風中，全身不穩地晃動着。

李（向連長）你問過他的名字沒有？

連 他姓馬，叫小毛。

李 啊？姓馬，叫小毛？……

連 欸。

李（思索了一下）我好像認識這個人。

連 你認識？

那女人走向台前來，在門外找了一通，喘息地叫着：『小毛
嘍！娘來找你呀！你在那兒啊？……』她在門外看了一下，又慢慢
向台後找下去了。

李（疑惑了一下，猛然站起來，拿出洋火，點起桌上的油
燈，詳細一看）哦！原來是你！

連（奇怪地站起來）你認識他？

李（笑了笑）認得認得！在八路裏，我住過他家裏的。（對
小毛）喂！你還認得我嗎？

連（不耐煩地）他到底是誰？

李 一個八路的兒童團，有一肚子共產黨的大道理。……

連（憤怒地大叫一聲）啊！（一手抓起小毛的頭髮，用力的
搖晃着，把他的頭拚命往牆上碰，似乎要把那小小的腦袋
碰碎才甘心）媽的格戾！老子問了你半天，你盡是撒謊，
你……

李（拉連長一下）別碰死他。……

連（抓住小毛的頸，用力向門外一摔）來人！

小毛被擡倒在門外的曠場上。一個衛兵上場。

衛（走近在門口的連長）連長！

連（指地上的小毛）拉去槍斃！

衛是！（拉起小毛）

李慢！

衛是！（站住）

李槍斃太便宜了他了。（走近小毛）喂！兒童團，你還打反動派嗎？

毛（全身痛得使他瘋狂地、悲憤地叫着）你……你……們……殺死……俺一個小孩……子，……（話沒有力氣說出來似地）解放軍……會來……消滅……你們。……

李（狠狠地捏住小毛的頸，把他按倒在地上，使他背朝天，面碰着地面）來！拿塊大石頭來！

衛兵聽從李的指揮，把塊大石頭搬起來。

連（對李）你這是幹什麼？

李這些小子是靠共產黨鬧翻身的，現在看他還會不會翻身？

（對衛兵）把石頭壓在他背上。

黃金川這時候剛上來，一看到這情形，愣住，痛恨地注視着李如林與連長。李如林和衛兵把石頭對準小毛的背上放下，小毛發出一聲哀叫，馬上氣給壓住，發不出聲音了。靜場中，西北風更響地呼嘯着，台後劉忠源慘厲地嘆着。那女人又從後台慢慢地找到前面來。她因爬了半天山，蓬亂的頭髮上有些樹枝，衣服也爬得破破碎碎的。她的哭聲已經變成嘶啞：『小毛，俺的心肝小毛嘍！娘找你找死了，你在那兒啊？……』，眼睛向四處張望。

李（狠狠地對石頭下的小孩子）看你還會不會翻身？

黃金川站在台後入口處，敢怒不敢言，那女人走到他面前。

黃 你是那一個？

娘（即女人）俺找一個叫小毛的小孩呀！

黃（讓路）你找吧。

娘（走近李如林）老總，俺的小孩叫小毛，聽說給你們抓來了，俺找了一整天沒找着。（指着山下，喘着氣）今天俺爬了一天山，才爬到這裏，……老總，你們可看到他沒有呀？

李（不睬她，對衛兵）來！把石塊拿開！

兩人又把石頭從小毛身上搬起來放在旁邊。小毛長長的喘過一口氣，身體輕輕地蠕動着。

娘 老總，你們可看到俺的小毛沒有呀？

李（指地上）你看這是誰。

馬大娘慢慢地走近小毛，下弦月慢慢地透出雲圍，月色慘白地照着馬大娘滿是淚水的臉孔，照着在地上蠕動着的小毛。

娘（小毛還反身躺着）這是誰呀？

李（舉起皮鞋把小毛踢翻過來）你詳細看看。

娘（低頭看）啊！臉上都是血呀。……

毛（無力地）娘，娘呀……

娘（還看不出來）這是誰？……

毛 娘……快來救小毛！……

娘（大喊一聲）啊，你是小毛呀！（撲倒在他身上，大聲嚎哭起來）……

西北風跟着大聲地號叫着，呼嘯着。

連（用腳踢她）滾滾！這裏不是你哭的地方。

娘（仰身向李和連長，哭着）你們，你們……（痛恨地咬緊牙關）你們的心這樣黑！……才十四歲的小孩呀，……你們就……把他……糟蹋得這樣子。……

李 滾！

娘（慢慢地站起來）你們把俺的小孩打得這樣兒。……

李（用力把她一推，把她推到台邊的山頂崖頭）你們這些八路種，要完全殺死你們，一個也不留！

大娘站在這山頂崖頭上，李如林一手抓住她的衣襟，她只要後退一步就要滾下山去。這當兒，她回頭一看，心在跳，氣在喘，頭發昏，臉色一陣慘白，恐怖得一句話也講不出來。

黃（不忍看下去）這山有五百多尺高，你叫她……

李（厲聲）滾！你們還鬧翻身嗎？還打反動派嗎？（笑）嘿嘿……去！（用力一推）

娘（恐怖、悲慘、激憤的爆發，叫了一聲）哎呀！……

她滾下山去，那可怕的叫喊聲，尖銳得使人們的寒毛直豎，這哀叫聲跟着身體向山下滾下去而慢慢消失在狂烈的風嘯中。黃金川直望着山下，他雙眼珠因恐怖而凸得幾乎冒出眼膜。小毛慢慢地抬起頭來，臉上是一片血，西北風呼嘯得更厲害，樹枝發出瑟瑟的響聲，烏雲飄浮着，慢慢地把下弦月遮住。劉志源咳着走出來，後面跟着排長，台後發出一陣傷病號的哀哭聲。

劉（瘋狂地咳着，哭着，跪倒在李如林和連長的跟前）你們千萬別槍斃我。……（咳着，哭着）我……有癆……病

……也不要緊，我可以扛槍，可以替你們打仗，……千萬別……槍斃我呀。……

李 好！能打就上火線去。（對衛兵指小毛）把他關到屋子裏去。

衛 是！（拖起小毛）

毛 娘！娘……叫解放軍……來……救俺呀！……

衛兵把小毛拖進屋裏，從通裏門的門下場。劉忠源還跪在地上咳着。

（轉暗）

第二場

景 同第一場。

時 第一場隔夜。

經過一天的戰鬥，這陣地已給砲火摧毀了；那間房子已經塌了一角，在工事旁邊躺著兩具死屍。趙連長胸口帶花倒在房子旁邊。（房子已給砲火轟得只剩下一堵牆）現在守在工事裏的只有黃金川和劉忠源。

已經過了半夜，三點鐘左右，天色還黑得很，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，只有從不遠的地方，照耀出來的火光（這是不遠的房子正燃燒着）照明着這夜戰場的一角。一陣激烈的槍砲聲後……

連 （摸住傷口）指導員，……敵人快爬上山了吧？……你快叫人把……我抬……走吧。……

李 （暴躁地）你叫我上那兒叫人來抬你，四面都給敵人包圍

着了。……

連（失望地）哦！……

槍砲聲漸停，劉忠源咳着。

李 不要咳不要咳！快瞄準敵人！

劉（仍咳着）我…我……（撫着胸部）我……

李 媽的格戾！光是咳！敵人快衝上山來了！你再咳老子就槍斃你！（舉起手槍）

劉（忍住咳）是，我…不咳…了。

李（嚴厲地）快瞄準敵人！

劉 是！

連（痛呼）李…如林……

李 什…麼？

連 我疼得…快……要死了。……（懦弱地）我…只希望…我不要死，……可是……現在我…怕…沒有…活的希望了。

……

突然，劉忠源抑止不住地爆發出咳聲。

李（衝到劉面前）媽的格戾！爲什麼不瞄準敵人？你……

黃（實在忍不下去）人病得這樣厲害，現在又打了一天一夜的仗，沒有吃飯沒有休息。……

李 誰叫你講話？

黃 是！

排長匆忙地由屋後上場。

李（一看到排長上來，馬上走到他面前）你那邊情形？……

排 陣地工事全毀了！

李 要是匪軍再攻上來，……

排 只要他們一下總攻，那我們只有等死。

李 （細聽）現在沒有槍聲。

排 這是他們在做總攻的準備。

李 （強硬地）無論如何，你非守住你的陣地不可！

排 （哭喪着臉）指導員，弟兄們已經傷亡過半了，就是沒有傷亡的也沒有氣力打了。

李 不管怎麼樣，你得服從我的命令！

排 （幾乎要跪下來哀求似的）指導員，這，這……

李 不准你多說！這是軍紀！我是上面特別委任上這裏來的，你不服從我就是不服從蔣總裁，我馬上可以槍斃你！

排 這，這叫我……

連 （突然發出一聲哀叫）哎喲！

李如林和排長急走過去看。

李 什麼事了？

連 （掙扎起半個身體）我……不能活了。……

黃 （看了劉一下，急走到李面前）指導員，劉忠源昏去了，連動也不能動了。……

李 （橫心地）把他打死算了！

黃 打死他!?

李 對！免得他當匪軍的俘虜。

黃 （很不平地）他還有一口氣，我們應帶走他。……

李 閉嘴！

黃 是！（同情地撫着劉的胸口）

連（無力地痛叫着）李如林…共產黨的兵…爲什麼…越打越多……

李 他們的兵很多本來是我們的呀！我們的兵一當了他們的俘虜就變了心來打我們了！（指着劉）所以，我們非把他打死不可！

連（咬牙）對對！……別讓他們當了俘虜……再來……打我們。……（沒有聲音）

李 趙德龍！（沒有回應，看了一下）斷氣了！（回頭對排長，暴躁地）你還站在這裏幹什麼？（指劉）還不快把他拉下去！

排 是！（拖劉）走走！

劉（漸甦醒過來）你…們要……（不肯走）

排 走呀！

排長把劉拖到台口下場的地方，舉起槍。

劉（望着排長）啊！（恐怖與悲憤地）你…們…真…的叫我…這樣死呀？……

排（把劉推向台後去）走走！

劉（呆了一下，突然，像着了魔似的厲聲叫喊起來）救命呀！救命呀！（滿臉是淚水，台後燒房子的火光，在他的臉上閃照着）這…是什…麼世界啊？……（咳）我劉忠源…（衝到李如林面前）我離家……萬里……來替你們打仗，……打得剩下……這最後一口氣，你們就……

李（推他向台後）走！快走！

劉 黃金川，……那個兒童團……的傳單……說得真……有

理，……我們打這個仗是爲誰打的阿？……

排長一手把劉澤向台後，舉手向裏面開了兩槍，劉一聲慘叫，身體碰倒在地上的聲音，黃站在一旁，流着淚，敢怒不敢言。

李 真是混蛋！都給八路的宣傳迷住了。（向排長）那個兒童團小子還關在那裏？

排 （指着塌了的房子方向，那大火正燃燒着的台後）關在那間房子。

李 把他抓出來槍斃！

排 （指着火光）大火已經燒到房子了，不用槍斃，就讓他燒死在裏面。

李 對！燒死的好！

突然，一陣手榴彈、機槍聲、小砲聲……震動山岳地爆發起來，三人慌張地找工事蔭蔽。

排 （牙齒打戰着）這……是總……攻擊了。……

李 怎麼辦？怎麼辦？（在台上忽站忽伏，忽前忽後，竄來竄去）我們往那兒跑？你聽，砲火這樣猛烈。……

排 快…快…上來…了吧？……

山下一片槍砲聲、喊殺聲。

李 （指台後一條路）從這裏找一條突圍的道路。

排 （一到路上，馬上縮回來）不行！敵人正從這裏衝上來。

李 （舉起手槍）走！快走……

排 走不得，走不得！

李 不走就要死在這裏。……（指着黃）快！走上前面去！（黃長縮不前，厲聲地）走上去，快！

排（對黃）走上前面去！快！

黃只得走上前面去，可是猛烈的槍砲聲又把他阻止了。

黃 前面都是敵人了！（伏下）

排（自己躲在後面，用槍逼着黃）快衝上去！

黃伏在一堆泥土上，給前面砲火逼得連頭也抬不起來。

李（躲在排長更後的牆壁後面）媽的格戾！都是怕死鬼！

……

排（回頭向李）前頭砲火正猛。

李（困獸似地咆哮着）衝上去！不衝就要當俘虜了。……

排（只得逼着前面的黃）黃金川，快……

砲火中，一陣喊話聲：『國軍弟兄，快放下武器！……』『解放軍寬大你們』……又是一陣：『我繳槍！我繳槍……』…的聲音。

排（回頭向李）不得了！我們的人都繳槍了，敵人爬上山來了。……

李 這…這可怎麼辦？…衝！不衝老子就……（向排長開了一槍）

排 啊！（躲過子彈）我衝！（舉起槍來向黃）黃金川，你不衝我就……

又是一陣喊話聲。正當排長舉起槍的時候，黃金川早把槍頭對準他射擊，排長倒下。

黃（向前面喊）八路軍同志！我繳槍！

黃剛要走下去。

李 你逃!？（一槍對準黃的後腦）

黃金川倒入台後去。李如林一人在台上無處可逃，山下陣陣部隊爬上山來的聲音。

李（絕望地）完…了，（脚步聲走近來了）他們恐怕饒不了我的，我還是衝出去，找條活路吧！

李如林剛要衝下去時，陳英德上來，他手上的刺刀染着血。

陳（一時認不出李的臉孔）繳槍不殺！（李不肯繳槍，猶疑地向後退）你這頑固蛋！還不繳槍！（追上去，李逃）

陳（追上去）你向那逃？

李（逼上去）啊！陳英德！

陳（看清了李的臉孔）是你！老子正要找你！（向他的胸口刺去，李倒下）

四面只剩下稀疏的槍聲。郭竹明與錢兆勇撐着好幾根繳來的槍上場。

陳 郭班長！（指李）你看。

郭（一時認不出來）誰？

錢（也認不出）誰？

陳 你們忘掉了嗎？

郭（仔細一看）哦！李如林。

錢 原來是這個特務！

郭 陳英德，你這次功勞也不小，評功會上一定忘不了你。我找副班長和張永標去。（急忙下場）

陳（望着台後燃燒着的火籠）反動派把老百姓的房子燒得一塌糊塗了；裏面的人要是逃不出來，一定要給燒死的。

錢 裏面不知道有沒有人？

陳 誰知道呢？

馬二虎由另外一條路上，兩眼通紅，顯然是哭過的。

陳 老馬……

虎 （在石頭上坐下，拭淚）唉……

錢 （驚奇地）怪！我們打了勝仗，你反傷心起來了。

陳 你傷心什麼事啊！

虎 俺……（說不下去，哽咽地）

虎 （指山下）俺剛上來的時候，在山下碰見了小毛他娘。……

錢 哦！你碰到馬大娘了？

陳 她在那兒？

虎 她……死了！

陳 死了？

虎 聽說是給反動派從這山上推下去摔死的。

陳 （悲憤地）混蛋！他們的心腸這樣毒。

虎 （萬分悲痛地）俺看她滿身都變成血漿，連骨頭也摔得粉碎。……（哽咽）

錢 （安慰地）人死了，傷心也沒用，保重身體好報仇啊！

虎 （抑止悲痛）嗯……（向台後走去）

陳 你上那兒去？

虎 （站住）俺打算找找小毛。

錢 小毛也在這兒嗎？

虎 嗯，剛才俺問過一個俘虜，說他們連長抓到一個八路軍的兒童團。

陳 哦！（急躁地）他現在在那兒？

虎 俺正要去找呀！同志，俺家裏人死了，小毛可就是俺的命根了。俺死也要找到他。……（欲下）

錢 （拉住馬）這地方很大，你上那兒找呢？

陳 對呀！你到處亂闖，找一輩子也找不到的，你看！（指着那片熊熊的火簇）四面八方都是大火，你上那兒找呢？

虎 （茫然地望着火簇）小毛到底在那兒呀？他娘死了，俺這小孩可不能再遭到反動派的毒手了。……（火光照着他淌着淚水的臉上）

錢 火越燒越大，那間房子，差不多快燒完了。

郭竹明和王來發押着好幾個俘虜上場。

陳 張永標呢？

郭 副班長在山腰上帶了花，他去把他擡上來……

錢 副班長的花重不重……

郭 （擔憂地）子彈打在頭部……老馬，你在這兒幹什麼？

馬 找俺小毛呀。……

忽然，越猛烈的火光裏發出一個緊張的叫喊聲：『救命呀！快來救命呀！……』

郭 這是誰？

錢 恐怕是老百姓吧！

陳 怪！爲什麼早不逃出來。

聲音更急：『外面的人快來救命啊！大火快燒死俺了！……』

王 這聲音很像個小孩子。

陳 像個小孩子！（忽然向俘虜）你們知道不知道有個兒童團？

俘甲 兒童團？

虎 對，他關在那兒？

俘乙（指火光方向）就關在那間房子裏。

虎 哎呀！（向火光衝去）

郭（拉住他）老馬，再問個清楚。……

陳（問俘虜）真的關在裏面嗎？

俘甲 不差，我看見的，這孩子眼睛大大，臉皮黑黑的。

虎 這不是小毛是誰呀！？（喊）小毛，爹爹來救你了。……

郭（不讓他下去）火這樣大，很危險的。

虎 我死也要把他救出來，小毛比俺的命還要緊。

陳（把槍交給郭）我去！

王 陳英德，火這樣大……

陳 不要緊。

陳英德奮勇地向火光方向走下去，馬二虎也打算跟着下去，但是兩手給戰士們拉住。

虎 郭班長，陳同志要是給火燒着，這可叫俺太對不起你們了！

錢 放心吧，他力氣很猛，人又機警得很。

虎（急性地望着）爲啥還不出來呀？

郭 讓我去幫他一下忙。……（欲下）

郭剛要下去時，陳英德抱着小毛急急地上場。陳的帽子已掉，軍裝上有些地方着了火，但是已撲滅，只留下黑色的痕跡，他把小毛抱在懷裏，使他完全沒有着火。這孩子已十分消瘦，臉上的血跡已變成烏青色的。

大家 小毛！小毛！……

毛 （慢慢地睜起雙眼，糊裏糊塗地）你們是……解放軍……嗎？

虎 小毛，這是陳英德同志，是他把你救出來的。陳同志，你救了他，也是救俺一條命，是咱的恩人哪。……

毛 同志，……是你……救……俺的嗎？……

陳 你忘了我了？

虎 這是陳同志。

毛 （這才看清楚馬）爹爹！（大聲地叫起來）爹爹！你也跟解放軍同志打來了？

虎 是的。

毛 爹爹！娘呢？…（全身疼得說不出話）

虎 娘，你還不知道嗎？

毛 俺沒有見到她，她……在那兒……了？……

虎 你娘，她……（抑止悲痛）

毛 （全身疼得在地上打滾）哎…… 喲，疼死了……俺全身……都給打得……

陳 （翻開他的衣服，露出身上一條一條的鞭痕）全身都是血啊！

錢 對這麼小的孩子，也這樣毒辣。

虎 （心疼欲碎）這都是皮鞭拷打的呀！小毛，快對解放軍說，對咱的親人說，反動派的心是怎樣狠的！

毛 他們……用鞭子……打我……還用大石頭壓在俺身上。（疼）哎喲喲！爹爹，俺……要見見娘的面。……娘，娘，

……你在那兒呀？……

虎（忍不住哭出聲來）你的娘……在山下。

毛 她……在家裏等着……俺回去呀？……

虎 她，她……（撫着小毛的傷痕）她早……（仰頭對俘虜們）你們這些王八羔子！……（握拳）

郭（攔住他）老馬。

虎 同志，讓俺揍他一頓消消氣呀！

毛 爹爹，娘呢？……

虎 你娘……死了！

毛（哭）娘死了！

虎（抱起小毛）死了！死在山底下了！

毛 娘，娘，（哭）小毛要娘呀！……

陳（已激憤了半天，再也忍不住，厲聲對俘虜們）你們這班狗東西！（指二虎父子）把人糟蹋得這樣慘！……

王 陳英德！……（制止他）

毛（哭）娘呀！俺要娘。……

虎（抱着孩子下去）別哭哪！別哭哪！娘死了！沒法子再活了。……

二虎抱着孩子，孩子一路哭着下場。指導員和張永傑上場。

張 同志們！（傷心地）副班長犧牲了！（拿出幾張鈔票）他臨死的時候，把這些錢給我交黨費，他說以後不能再替革命做工作了。

指（接過鈔票，深沉地）副班長是個好同志，他為人民犧牲了，我們要學習他一樣對革命忠誠！我們一定要替他報

仇。

陳 指 導員，我一定……（握起槍對俘虜們）我要挖出你們的心肝來。……

指 （制止他）陳英德，這不是他們的錯，他們本來跟我們一樣是老百姓，是蔣介石逼着他們的，我們要好好地教育他們，使他們覺悟過來，回過槍口對準蔣介石的狗頭！

陳 （對俘虜們）你們別再糊塗了，別再跟蔣介石做害老百姓的壞事了！快快跟我陳英德一樣換換心，堅決幹革命。指 導員，副班長犧牲了！我一定要學習他，我要像他一樣做個共產黨員。（堅決地）我到了解放軍以後，明白了我所受的苦，明白了人家受的苦都是蔣介石的罪，也明白了共產黨是真正為我自己為人民求解放的，所以，我一定要參加共產黨！革命到底！

指 好！（握他的手）希望你努力來爭取！

太陽漸漸昇起來，天已亮。

（全劇完）

一九四七年秋初稿於膠東保衛戰中。

一九四九年春最後定稿於徐州。